

時潮社發行



---

---

大平洋戰爭概論

(第一卷)

時與潮社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八月八日初版

---

---

## 序 言

自日寇發動太平洋戰爭以來，到今天，已經是一週年了。在這一年期間，關於這一戰爭，報紙上每天都有記載。不過，令人抱憾的，就是片斷的零碎消息，不能對於每一戰役，（例如，珍珠港戰役、菲島戰役、瀾滄海戰役、山打根戰役等）寫出它的全貌。在雜誌中，固然也有的是關於戰役的詳盡記載，但這些記載，多和歷史放在一起，一次貢獻於讀者眼前，以充分滿足讀者的需要。

這個集子，就是爲了解決 讀者的，由一些戰爭專家寫的，它不但能夠完成了這個任務，而且還能夠爲我們解答了下列問題。

第一、日寇在太平洋戰爭第一階段中，利用日本海軍在太平洋戰爭中，究竟有什麼？

第二、同盟國在戰爭初期為什麼失敗？它對所遭受的教訓是什麼？

第三、日寇在太平洋戰爭第二階段中，為什麼不能取勝？同盟國又怎樣把他們的關

鏡爭取過來的？

至於本書的作者，都是身歷戰場而度更生的人物。讀者在翻閱本書時，自能體察出他們的一切；因此，也無須再經過瑣碎的了。此外，應該附帶告訴讀者的是，第一集出版以後，我們還要出版二集、第三集……直到太平洋戰爭終了為止。

題署於卅一年十二月八日

太平洋戰爭速寫第一集目次

編者序言

- 11 珍珠港被襲記……………(一)
2. 却敵號沉沒親歷記……………(二三)
3. 菲律賓戰史……………(三三)
4. 威克島喋血記……………(四三)
5. 日本準備奇襲英美經過……………(五五)
6. 日本打勝仗的祕密戰術……………(七三)
7. 珊瑚海海戰記……………(九三)
8. 中途島海戰記……………(一〇七)
9. 魚雷艇第八中隊……………(一一三)

太平洋戰爭速寫 目次

1. 珍珠港被襲記

摘譯自 THE OPIUM 原著

歐 露 譯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寇偷

襲英國太平洋艦隊根據地珍珠港，揭

開了太平洋戰爭的序幕。

我即聯美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戰役的悲慘情況和光榮舉。是在一個宿靜的早晨，上午，事變發生在世界上最和平的一個地方。在此役結束時，美國的很多的飛機毀壞了，許多艘船隻殘廢了，石油在水面燃燒，人在水中掙扎，失掉生命的幾乎有三千人。時之內美國艦隊所蒙受的損失，要大過上次世界大戰美國海軍全部的損失。

當我們過早餐的時候，我聽到湯遜的報告，我誤以為我們的海岸剛在練習。

由本忙著從廚房跑過來。他喊道：「外面有很多架飛機！」

從屋後面的走廊外望，我們看見一中隊飛機從高空掠過。我們看見那邊浪花浪浪出，陣陣滾煙。

「這是應該的，」同在在一起的福利爾先生順口講說，「我們本應該有些準備。」

「位鄰居突然衝進來。」

「日本源炸歐湖（Ole）島」她這樣喊道。

我們異口同聲的說，「那裏的事，這是我們的演習。何必這樣的大驚小怪。」



「假如你們不信，」她更大聲的喊道，「請問你們的救濟員！」

我立刻照辦。「我聽一些，而聽得。救濟員沒炸了。這並不是笑話。來裏的飛機出沒大部會有紅日的徽象。」我聽出來這是一句 R. G. M. 話（古德溫愛德華（W. G. Goodwin）的口音。

這時候有一部汽車開過來，並且突然的停住。一位穿紅十字制服的女人跑上來。「來！」她喊道，「我們需要幫忙！」

我一整天和她的紅十字團體在一起，從轟炸區搬運住民到其他地方。我親眼看了許多已發生的事情。過後的幾天當中，我更同每一位我遇到的人交談；其中有官佐和水兵，受傷的和未受傷的，及戰役中的英雄同不知名的工作者，這些工作者的發費，其重要簡直不下於各個人特殊的功績。

以下便是就我們所見的真實而簡單的綜合敘述。

X

X

X

X

雖然說，美國最大的海軍根據地，是敵人真正的目標。但是在轟擊之前，日本飛機就

壞它的飛機場，因為空軍構成該港防禦力量的基本部分。陸軍的惠場（Higashi）機場與海軍的廉姆（Hickam）機場，海軍的卡尼歐（Kaneohe）空軍基地，以及在愛瓦（Ewa）尚未完成的海軍陸戰隊空軍基地的飛機，都可以在極短的時間內起飛，以保衛珍珠港。

日本人想不讓我們一架飛機起飛。他們同時從兩個方向飛來。轟炸每一個機場所用的方法都是一樣的。一面用低飛的飛機對飛機棚彈藥投彈，其餘的飛機則對停留地面的一行行的飛機掃射燃燒彈性機槍。

空襲時驚慌失措的情形，可拿海軍的空軍基地的指揮官為代表。他正在進他的早餐咖啡。聽到飛機的聲音，他向窗子外面望了望，看見三架一隊的九架飛機，低飛下來，直角飛進港口。

這位指揮官跳起來喊道，「這些糊塗傢伙，他們總該曉得有嚴格的規定禁止轉直角！」他的小兒子在一旁說道，「看哪，飛機的迴轉就有這回！」

第一章的餘景與第二章指揮官處境各節的直率而尖銳的描寫。

暗黃色的飛機一架跟着一架低降，距離停留港內的飛機祇有五十呎的光景。一百碼之外有兩艘水兵的汽船盪盪盪去，是值班的樹核士。日本人這時便開火了，機關槍子彈像一股有力的激流對着汽船和在地面上的飛機射去。飛機馬上起火。汽船上的水兵更很少有人得生。

日本飛機飛到港灣的另一端，便兜個圈子折回，對着停在坡道上的轟炸機俯衝下去，毫無顧忌的投彈。它們飛過去再飛回來，這時地面上的射擊手完全不顧生命的危險，從炮火的飛機上搶救下來機關槍，立刻對空中射擊。多少條火流一齊對着空中的攻擊者集中。轟炸機飛了十五分鐘或者二十分鐘，成隊的飛機不停的上下翻騰，並且互相的從坡道上空穿來穿去。

轟炸機一停止，人們趕緊把所有完整的卡車開進機場去停下，假如有敵人飛機降落，就可以使之摧毀。非軍事人員也忙着一面救火，一面把燃燒着的飛機從樹核裏面拖出。

廿分鐘的光景，日本飛機又來了。在樹核上投中一枚破壞力強大的炸彈。它們向樹核

上驚恐的人聲。機槍的火力是相當強大，有一枚子彈把混凝土的牆壁射穿了一尺多深。

每處都有勇敢的射擊手向空還擊，但是敵機的速率甚大，頗難命中。有兩架飛機被擊落，其餘的機羣向愛瓦海軍陸戰隊根據地的方向飛去。在那裏，它們也是先向地面的飛機投下大量燃燒彈。但飛機一飛過，海軍人員便衝過去把未起火的飛機從跑道上曳開。並且忙於往上發機關槍。日機的第二次來襲比較第一次更為兇猛。半點掩護也沒有，敵人的炸彈和機關槍可以徹情的向地面傾瀉。不過地上的人們還是不停止他們的射擊，每一架日機飛過，下面便升起一股槍彈的火流。

在空襲營中，每個人都是各盡其職的倉促應變。海軍陸戰隊士兵們檢登彈藥，處理槍械，並且向敵人射擊。行動中的車輛在空襲時固然極易於被敵人發現，但是彈藥車和傷兵救護車也不管天空上是否有飛機，仍是分頭開往機場各處。一般的講來，敵機這時候真的逼佈天空。

水兵們有一種單人式的卡車。第一次空襲營中當（空襲）司機爬上座位，馬上對着

一列起火的飛機開過去。這輛顏色鮮明的紅卡車還沒開到半路，飛機向他掃射。羅還是顧一切往前開，第三次炸彈的波動把車胎一輪中給爆出。後來有一位軍官漠然的問他何以駕汽車往彈雨中開，回答道，「是的中尉，我看那邊起火了，我想起到那邊去撲滅它。」

一位技術卓越的班長，担任運輸炸彈的責任，他對於嚴重的空襲就像苦練其事似的安辦的工作。

「班長，要當心！」一位軍官喊道。「啊，」他回答道，「我今年五十歲了。還是讓那些孩子們好生的躲起來！」他把子彈一直運到需要的地方。

衛爾區 (Welch) 中尉同泰勒 (Taylor) 中尉，正坐在惠勒機場的官長俱樂部眼看著俯衝轟炸機對着軍火庫衝下投彈。他二人從屋裏跑出，用一盞鐘一百哩的速率駕着汽車對他們的飛機開過去。他們並不管來襲的飛機數目有多少，馬上起飛應戰，一直對着巴柏押 (Barber's Point) 上空一分隊日本飛機衝過去。在敵目上，目標要有十多架。他們擊落了五架敵機，動乾了才不得不同隊加勁。

衛爾區三挺機關槍之中的一挺裝住了，至於泰勒的手臂和腿全受了傷。衛爾區的鎗聲未卸時，泰勒的傷也尚未治療，忽然有十五架日機第三次來襲。泰勒因為負傷的關係大家都動他不響再起來，但是他同衛爾區又馬上升空迎戰。

日本的機羣眼着追上了泰勒所駕飛機的尾巴。衛爾區的飛機緊跟在後面，向那架威脅他同伴的飛機直衝過去，日機後面的機槍射中了衛爾區的飛機；廢柱、螺旋槳、油門都直接中彈。衛爾區還是懷着一腔復仇的火衝上去，機上的機關槍也一齊發射，敵人的飛機起火墜下。泰勒是得救了。衛爾區還對着大海緊追另一架敵機，在離海五哩之外追上了他的目的物，使那機上的兩個敵人葬身海底。

作戰的這不祇他們兩個人。山得斯 (Sigsbee) 中尉率領一隊四架飛機通過雲層升入六千呎高空。他看到一羣六架日機轟炸機場，就發信號指示他的部下進攻。日本飛機看到他們便紛紛逃避。這四架飛機迅速的飛到。山得斯對準領隊機開火。日本飛機噴出黑煙，在空中搖搖擺擺的掙扎，終於墜入海裏。

斯特靈 (Stirling) 中尉用全部力量尾追一架敵機。一架日本飛機又在他後面緊追。山德斯又在那架日機的後面。但是斯特靈的飛機已發聲中起火。它們一起的向下衝——日機在前，斯特靈還是用全力向他的目標射擊，第二架日機緊追斯特靈，而山德斯也緊跟在後面毫不放鬆。直衝下去，應用最大的速度在狂吼。結果能重新飛起來的祇有山德斯飛機。

在瓦海哇 (Waikiki) 的波羅蜜田裏，有多少人，其中有從希康姆機場撤出的人同斯科菲耳兵營 (Schofield Barracks) 的家眷，却在看拉斯維森 (Larsen) 中尉向日機的惡戰。拉斯維森在猛降中看見一架敵機到了他的火力範圍之內。槍彈的激流向敵機射過去。驚心動魄的觀察，在看見日機起火墜落地面時，馬上發出一陣如雷的狂呼。

當拉斯維森著陸的時候，他的機艙已被打掉，無線電裝備也打的粉碎，至於機身更穿了一個洞一個洞的好像一個篩子。

設在希康姆機場的第一批炸彈也是以排列在飛機棚前長近半哩的飛機作目標。在劇烈

機轟炸中，機場上的工作人員拚命把飛機散開。有些將起飛就被打落，有些真得越飛越高。飛機起火則盡力撲滅飛機尾部的火苗，有一些勇敢隊員跳上機翼，把機上笨重的機械卸下，並且拖出。有許多易毀於火的機械靠他們的急智得以保全。

第二次空襲也是損失最嚴重的一次，兩行高飛的轟炸機向帝康姆機場住宅區直撲而下，重傷的飛機。炸彈落地後一分鐘之內，好像若無其事似的。可是隨後廢墟（能容納六個籃球場），衛兵室，救火站，兵營和大飛機棚却被整頓的從地上揚起，飛入空中，而且落到地面時便成了粉碎。

第三批是來掃射的。現在地面防空部隊開始射擊了，並且擊落敵機。剛受訓練的新兵也像老兵一樣的工作，兩次三番的從火網衝過，接着被殺傷的機槍手的工作。

有兩個日本青年也在防空部隊工作，在射擊開始時，他們看到一個機槍手處理機槍發生困難時他們幫助他把槍架好，並且在他射擊時，他們分頭給裝子彈。他們的彈藥裝的太快了，手上都灼傷。當一架日機被擊落在附近時，他們跑過去把駕駛員的肩章剪下用作紀念。



念。

在機棚對面有一個人用一挺機槍繼續的射擊，槍就架在一架切——式轟炸機的機頭上。一架敵機低飛下來，把敵機轟炸機變成一個火的陷阱。這位獨自射擊的人連起來都不想想起來。跳動的火舌也機頭捲入很久以後，旁邊的人還看到紅的彈流從他的機槍發出，衝上天去。

日本人還有工夫偶爾對民衆加以掃射和殺傷。他們沿公路掃射汽車，射殺那些毫無掩護已經受傷的人。有位少校同他的夫人和小孩們才從禮拜堂乘車回家，他們的車胎完全被打爆了。

在珍珠港，一家的主婦看到轟炸，於是就打殺她的女兒把她的小兒子領進屋內。這做女僕順着路跑到她小弟弟身旁，看他這時正玩一個小木車。當弟弟二人往回走的時候，一架日機低飛追來向人行路掃射。他倆回頭時，小木車已經打成碎片，飛到草地上去了。

沿着愛河死（*Love River*）高地有很多兒童圍着一個男人，他懷中擁抱着一個已死的小女孩

發。連一彈五口噴出，門口

轟雷下。一個個鐵殼的碎片正打中那女兵的心窩。

所以上述所說的爆炸聲不但是一個個發雷。珍珠港本身的爆炸聲上午七點五十五分起一直繼續到上午九點十五分止。足有一百五十架飛機，其中百分之九十當機、燒掉、炸燬、撞向海峽、撞向海面。在巨大的水面上有戰鬥機，有偵察機，有運輸機，有雷艇，有美國海軍的各種艦艇，還有漁船。每一架日本飛機好像先已選定它自己的目標，然後它到散開幾哩各自

攻擊去。保鏢。

乘一飛彈，飛在一萬三千呎的高空，向珍珠港柯羅萊那（Coral）的長下穿甲彈。一輛炸彈一萬貫彈突投入，船前部的彈藥庫馬上爆炸，同時又當也有同炸彈而來。船的前部也立刻被炸開。水兵們的身體飛入三百呎的空中，有的炸成碎塊，好像火中的蠟燭。船身被炸得大為鬆動，好像它就要散開似的。當火和烟從甲板的空腔噴出時，更發出一股很大的爆炸聲。

在一個炮塔中，有二十多個人。一股熱氣就包圍了他們，他們既聽得耳鼓感受一種麻

力。悶人的瓦斯氣和濃烟使他們窒息。立刻引起一陣驚慌失措和紛擾，但是，「要安靜」的命令一下大家都一聲不響。一名水兵打開手電，從濃烟中探着梯子。被滾去關槍門的人算上不少時間。其餘的人們都在濃烟中安然的等候。

當槍門打開時，他們一擁而出，立刻看見一個駭人的景象。船的前部已經破碎，而且燒成一片大火，銅板也彎曲的不像樣子。甲板上堆滿了死人。人們從火中跑出，跳上甲板，笨手笨腳地爬上舷頭。日本飛機還在船上低飛，向跑出的水兵們掃射。

艦隊中，人們聽到一個號着有力的聲音。

「極低極低的。不要慌張。招船開到烈特島 (LITTLE ROCK)」。這是一位未葬在火窟的軍醫發出的命令。他這倒走入烈火之中。許多跟他出來的人已經被火熱的鴉片毒氣所燒死。他們又艱難的走回，把自己完全焚燒與命死，但是沒有一個人流露出艱難的神氣。

這位長官迅速而堅定的進行工作，一點也不顧日本的戰術掃射。並不是由於他經驗的勇武，許許多多受傷和快要傷的人，恐怕就不能從燃燒的船上走開。由於他的沉着，人們也跟

若然罷了，大家却忘了自己，掉轉頭來幫助旁人下船。

「長官，您什麼時候離開呢？」有人這樣的問他。

他在火中間答道，「一直等到日本人離開。」

傳最後一隻潛艇傷人的小艇開走，他才跳下潛艇水到對岸。

灣內到處有人們從燃燒着的潛艇的甲板 and 槍門跳下，有的潛艇覆了，人們便跟着船身墜下。但是還有多少人和木在槍內未得出來。有一隻潛艇而都燒起來，一位青年牧師站在一個槍門的外邊，幫助旁人往外逃。等最後他要走的時候已經是來不及了。「快快往前走走，同伴們，我不要緊！」這就是他最後的言語。

在另一隻潛艇的船上，有很多人被汽油和以脫船個無可奈何，因為儲藥室被炸中流出來的煤油和汽油都混在一起。這隻潛艇又中了一枚巨彈。巨彈的震動，把所有船上的人和東西全震飛了。一個小伙子爬在傾倒的一個梯子上邊。炸彈一爆發他的身體做着鐵齒梯級切成了多少段。

就在這隻船上，雷炸彈爆發好像天動地裂的時候，在餐廳服役的一個黑人，以前極從沒放過一回槍，却在樓梯上架起一挺機關槍對空射擊，一直把可用的子彈打光了才放手。

進攻的敵人也並不是毫無損失。一個驅逐艇在擊落四架敵機以後，發出無線電報告，船上的人在他們的收音器旁邊用心聽着急促的喊聲，「潛水艇！……他們馬上準備，並且立刻投下兩顆深水炸彈，接着又投兩顆。一大片如油花浮起，並且起來的泡沫，足足遮蓋了二百方呎面積的海面。

突然另一位救音員也發出報告，顯然的一隻潛艇企圖駛離附近的一隻巡洋艦。風濤立刻翻滾過頭來，投下兩顆深水殺炸彈。接着又是一片油浮起。他們一連擊毀了兩隻潛水艇。

對總官佐和士兵都在一起同心協力的工作，有不少的英勇舉動。船上的一位少尉號召了一批敢死隊走入下面的軍火儲藏室，那儲藏室已被敵艦的烈火包圍。他們為瀕臨滅亡的工作，每時每刻都冒着被炸成粉碎的危險，從火中搬運槍炮子彈，以供給上面的炮兵。一

個炸彈爆炸了飛過來的碎片把少尉打傷。他手下的人想把他抬到上面去，但他卻命令他們他去開。

現在用不着救我了。」他這樣的講道，「照顧你們自己吧。」他就在他受傷的地點死去。

所有可用的武器這一次全用了，從西部地方來的一位鄉間孩子，人們在他手中塞了一支來福槍。

「預備好，放。」這是他接到的命令。

這個孩子還未曾受過使用重來福槍的訓練，但是他曾用過多少次獵槍。他驕着飛過來的一架小型的俯衝轟炸機撞牆了，並且一槍打過去。戰事中一件最奇異的偶然事件便這樣發生了。他的槍彈正射中了日本人即將投下的炸彈的雷管，飛機在半空中就爆炸了。不過這位青年也震的昏過去。

在另一隻船上，有一個教頭舉着他的長槍站在他的宣講小桌旁邊，正準備作星期早晨

的講道。在空襲當中，他衝出門外，那時候大家正在準備槍枝，他上去就搬過來一挺機關槍。利用他的講桌作槍架，他馬上對空射擊。

火奴魯魯（Honolulu——檀香山城）的情形更是如此。在這天當中，兵士與民衆根本就區分不開。轟炸一開始，夏威夷醫生協會（Hawaii Medical Association）就接到一個通告：「珍珠港！野戰醫院！速來，刻不容緩！」

二十分鐘之內，醫生和服務隊已改裝了一百輛卡車，把它們裝備得整齊齊齊，把以前準備好的擔架床放在一起，並且立刻到出事的地點工作。

義勇汽車隊的婦女們把每一輛有用的卡車，都開出去，載滿了人，開往珍珠港。這時候，寬有三個車道的交通大道已成了地獄。陸軍的卡車，公家的和私人的救濟車，傷兵搬運車，紅十字卡車，和成百輛出亂的私人汽車都載滿了官長和士兵分頭開往作戰的地方，一時六哩長的公路上上下下祇是聽到一片汽車的吼聲。

受傷的陸軍都被送往特里普勒（Tripler）醫院。有顆炸彈直接炸中一個餐廳，當時有

三百五十四號。……。廢廢的和受傷的都一齊送往特里普特。外科醫館金氏（X. 某）向火奴魯魯醫師們下緊急通告：「萬急，需要大批外科醫生！」

下面是一件很巧合的事情。在這個緊張的時刻，火奴魯魯的每一個外科醫生都正在瑪紐約的奧爾海得博士（Dr. John I. Morvhead）關於戰時外科醫術的講演。他們正好結隊出發到特里普勒醫院。

在同時，穆爾海得博士正在示範如何使用一個外科應用的新器械，可用以尋覓受傷的人體內金屬破片之所在。這個器械在當天上午就證明了它的最大的效用，由於它的應用，節省了很多的寶貴時間，否則得用X光來慢慢的透視。

平克頓博士（Dr. Pinkerton）正在皇后醫院（Queen's Hospital）巡視，忽然聽到了而起來一陣騷動。幾十部卡車載滿了受傷的民衆，有的四肢不全，有的被火燒傷。當他出外診視時，從特里普勒醫院又來了個通告：

「血漿，萬急！」



五分鐘之內，平野國博士便刺成東京電力公司的冷藏室，血淋淋地滾滾在裏面。此地一共有二百五十個傷病者，每箱裝自裝二百五十公撮。他留下六十箱給治皇后醫院的受傷民衆，其餘的便一起帶到特異勸勵會：

險些錯又牽了進留日專使口角際口

這顆珍貴的血液是萬快的分出一部分給珍珠港的英特醫生。工作進行的時候遠遠。

上午十一點鐘，平克頓博士在了一堆簡短的描述後，過了半點鐘之後，醫院門口就有五百多人等候。一些受過訓練的技術人員來幫他做這件工作，但血的人太多，取血的工作卻不能進行的很愉快。本來取血的人排成行列，在門外足足有七點多鐘。當地的日本也有幾百個人默默的輸血，以表示他們對日本國行的憤慨。

有的全家都來了。年長的個個是從十八歲到五十歲，但是有幾位小孩也來獻血。年齡，隨意輸血，還有些老年人也一定堅持要過他們家門內。馬利士（Marilyn）是此地從前的總督，和葛利爾夫人也都來輸血。男爵是七十八，女爵是七十二。醫館生告辭

這「野蠻」的好認，野蠻於野蠻了。這野蠻人接續說道：「我們的血應該是最優良的血液，我們支持我們活這極久了！」

有幾多野蠻的人又再度走回。一位二等水兵被人認出。

位清國士替他說道：「你不應該這麼快的再來」。

我的哥哥對日本人殺死了，」他說道，「我要有一點貢獻。

我聚有一點貢獻。」這句語已成。寬以夷每個人口頭上的話。

海軍醫院中疼痛的人驚慌的數開，把空位讓與這些外面負傷的人，受傷的人是川流不息的，用担架抬進。很多的青年水兵們斷骨折腿，還有多少百人被火燒傷。這些青年精神旺盛，有時叫人難於相信。醫院中最使人感動的印象是到處充滿受害者，很多人痛苦的喪死，可是帶一點不釋。沒有混亂，沒有喧嘩，也沒有呼喊。你聽不到嘈雜——相反的，你到隨處可以聽到，「太太，請您先照濟濟那伙伴吧！他傷了兩塊。」

在一小時之內，孩子們變成丁成年，成年人變成丁英雄。醫官從一行受傷的人中走過

，看哪些人需要急救。他的久經訓練的眼睛立刻看到最怕人的景象。被火燒焦的皮膚從一個小伙子的上半身上剝落。「醫生，請到那裏照看我的伙伴，」這個受傷的男孩子騰道「他們受的傷較比我重的多。」

「整天內這句話到處有人重述——」請當心我的伙伴。」

一連幾天，下午都在埋葬珍珠港死難的三千英雄，儀式簡單而莊嚴，也沒有成羣送葬的人。每個坟前都有一束鮮花。僅僅有一列面容嚴肅穿味曠制服的水兵，他們的目光向遠方山頂注視，舉起他們的來福槍，向前走一步，然後鳴槍三排。此時軍號的聲響大作。清微的號音從下面甯靜的山谷折回——關於這個山谷常有詩意的傳說和曼妙的曲調所以它見稱於世，在該地居住的快樂人民享受和平和自由而幸福已有一百餘年之久了。

在元旦日，火奴魯魯爲表示對死者的敬意曾舉行葬禮。出席的有幾千人，每人掛一個花項圈以表彰死者的光榮。他們圍繞在那長而寬的溝壑旁邊，在那裏過去曾經並肩作戰的人們，現在卻是孤單的臥在棺木中。有六個夏威夷少女唱那音調幽遠動人哀思的歌曲「何

「君再來」。

艦隊的教師麥克蓋耳 (Macgwire) 用堅定的語調講道：「絕不會有一個人以爲他們是白死了。一直到下面的甲板被火燒燬了，他們還在緊握着他們的武器，沒有一聲嗚咽，沒有一聲呻吟。

「這才是真正的光榮！」

「我們並不是用受傷的心情葬埋了我們的死者。他們死的轟轟烈烈，他們更應當埋葬得轟轟烈烈，我們要不顧一切，爲這些死者復仇！」



却敵統流致親應記

Cecil Brown 著

第三卷

日寇同時向菲律賓和馬來亞進攻  
十二月十日，英國戰鬥艦「威爾斯  
親王號」和「却敵號」，在馬來亞海  
外爲日機炸沉，這事改變了遠東的海  
軍均勢，使敵人在西南太平洋得以爲  
所欲爲。

十二月八日，星期一，我們從新加坡出發，要截擊運兵增援馬來亞北部各登陸據點的日本護航隊，菲列浦斯提督（Admiral Phillips）說，我們是去「找麻煩」。

「這話一些沒有錯，我們的確是找到了「麻煩」。現在已是星期三早晨了。「却敵號」和「威爾斯親王號」是在找尋獵物，但是，伺之於後者却大有人在。昨天下午五時二十分，灰暗陰鬱的天空稍見開朗時，就有一架日本偵察機發現了我們。昨晚，我們徹夜在候着敵人前來攻擊。

但是我却並不怎樣感到憂慮。我搭乘着的是三萬二千噸的裝甲巨艦——「却敵號」。在我四週，有一千二百五十名魁梧結實的水兵。半哩之前，還有新戰鬥艦「威爾斯親王號」。我們在南中國海進航中，位置約在新加坡之北一百五十哩。這艘美麗巨艦，破浪前進，昂然地顯揚自雄，使我覺得一切是決無危險的。迅速機敏的驅逐艦在兩傍護衛——但在艦艙巨艦之中，它們更顯的渺小了。

陰沉的雲已被風吹散了，天變成蔚藍。砲手們戴了鋼盔，緊張地坐在砲傍。滿天如林



鎗高射砲，指向着天空，我那時正站在司令甲板上，有什麼動靜，是看的最清楚的所在。我頭上也戴了一頂白色防禦頭罩，保護我的頭和肩，免致遭受砲彈和炸彈的創傷。

上午十一時，艦上的傳聲器裏發出高亢的聲音：「敵機接近——各砲準備！」我可以看得見那些敵機漸漸近來，飛行在一萬呎高空，在藍色的天空中，看來好像是一條狹長形鱗鱗石的頂圈。

「威爾斯親王號」和「却敵號」的砲一齊轟起來了，聲音震耳欲聾；一閃閃的火光，叫我的眼睛都看不見了。從虛無縹緲中，炸彈忽然如雨下降，好像眼淚般，愈到下面愈來的本子——我好像被什麼麻醉了一樣，四肢突然癱軟無力。

九架列成隊形的日機已飛到我們的頭頂，突然地，艦傍的海面湧起一支支的水柱，把我們打的透漣，同時我們爲爆炸所震撼，聽來是在艦後的飛機彈射甲板。

我聽人們在嚷：「撲庫着火！」我也趕緊往後跑，想看看究竟損失如何。艦上的的一架飛機，已被炸倒，一個紅鬍鬚的紐西蘭駕駛員，爬在起重機上，正忙着要把它擲入海

中，因為機中灌滿汽油，萬一延燒，將成不可救藥之勢。諸手們都很安閒，在補充彈藥，高聲笑鬧着。我聽見有人說：「那些傢伙倒真有幾車本領。」

左舷外三哩處，我看見海面上突然冒出一陣水花，同時聽見他們在叫：「打了一架！」後甲板現在冒煙。有幾個人快跑上來治療，他們滿身都蓋着灼傷多處。他們更安靜，但眼張得大大的；有些發呆，手足顫抖着。看了他們一眼，覺得不是好受的，十一時四十分，「威爾斯親王號」有幾處受傷的徵象，並且冒煙。

敵機已去遠了。我們燃起煙爐，拚命地裝藥，而吶喊的聲音，聽來像止太息。

但這你真是想短促的。十一時四十五分，遠處又有幾架顯現了！十九架魚雷機。它們大約離艦一哩，以一千呎的高度繞着飛。我們的砲臺噴火，而它們好像是投火的飛蛾一樣。

它們疾衝而下。偵探器裏叫響着命令，環各砲臺俯身；不一忽，「却敵號」的每一尊砲都發射了，天崩地裂聲全場播滿着。我旁邊有人在說：「那聲音來了！」我們道體在

彎曲航行，好像靜漢一樣，以便躲避魚雷。我的旁邊是一尊維克斯（Vickers）式的高射機關槍，每分鐘在放射二千發長達半吋的子彈。

附近，一尊八吋徑管的機關砲在吐着砲彈。五六呎外，還有一尊四吋半徑的高射程高射砲在發射——它的砲身平放著而不是指向天，因為魚雷機現在是拉平了在衝向我們，它們濺水而感一百碼。砲上冒着冷卻液體，漆都起泡了，一團團地鼓起，好像網球般形狀。砲手們都是年輕悉心的，現在全已滿頭大汗，喘不過氣來。看着目前的情形，覺得它似乎是一幕電影，而又好像放映的太快了些。

一架敵機在離艦三百碼處投了一枚魚雷。我們的砲彈把機身打了一個大洞，那洞可以清楚地看見。機關槍上的曳光彈在天空織出美麗的火網，打的就和我們身平，一道道細而白的光線，散發出些微的燐面；四吋半徑的高射砲在吐出橘紅色的火簇；那些銀灰色的敵機真是太近了，我都可以看見駕駛員的側影——近的好似就在眼前一般，像是把蜘蛛用針釘在藍色的紙板上。

距我十呎處，三個機中丁目標的機槍彈，垂直地倒下了。一架魚雷艇正好投了一枚魚雷，俯飛而去，還來不及高升。一瞥之間，它正好和「却敵號」平行着，艦上各砲的曳光彈像尖刀般把它剖開。不一分鐘，那架飛機已掉在水上，一陣火光。

我奔到右舷，那裏另一架魚雷艇正在衝逸。它離艦已祇二百碼了，忽然傾側倒下。我沒有看見什麼魚雷；那飛機着了火，衝向海面，一陣水花之後，什麼也不見了。

這次的空襲到十一時五十一分而終止。

一個水兵奔過我的地方，往司令台傳一通威爾斯親王號來的無線電：「方向舵已被擊壞。」

「却敵號」的甲板上，拋滿了空的砲彈箱。水兵們臉上的表情，一半是恍惚，一半是欣喜，但我一些都看不出懼或恨的情緒。在英國人看來，這是一場比賽，對手是不必恨他的。一個軍官轉過頭來對我說：「這些日本鬼子真是有幹勁。這攻擊真不壞呢。」

十二時一分，他們又來了。十架魚雷艇由不同的各方同時進襲。我們在艦上的人，就

是前那些有機關的鐵砲，和我們同時發放。左右來的鐵砲都在街向鐵管，一架轟炸機從鐵管向我衝直衝。這有一架飛機放了一枚魚雷。無煙火藥的氣味幾乎把敵窒息。我的眼睛被發砲時的火光刺疼了。

得事又復重演！那些不可愛的魚雷機，好似毫不以英德船隻的銅質鐵殼爲在。一會事。水面對着魚雷溜進的縫隙。艦上又起了一陣歡呼聲。一轟炸機又打下一架。

一切簡直好像是例行公事一般！——飛機衝進，投魚雷，用機關槍掃射甲板，怒吼而去。現在它們又都走了，我們還能點燃紙煙的人，又開始抽煙。

十二時二十分，我又看見一架轟炸機向我衝而來。傳聲器又叫着：「準備射擊！」，接着便是天翻地覆一般。左方有一架飛機，離艦艇五百碼了，它對準了鐵的中部撞來。一枚魚雷向它放射着，但它還是衝進。忽然它好像不動了，像是懸掛在離水一百碼的空中。一枚魚雷下來了，衝開水面向我們而來。眼巴巴地望着它來，我看看，眼睛一眨都不眨，好像是在望着「明美麗的毒蛇」一般。

這魚雷擊中船底，船在我們站的地方二十碼之後。船好像是整個撞了一座水泥墩，給反彈回來。我被震動在空中，擲出去好幾丈。差不多同時，船身便傾側了，傳聲器裏喊着：『吹起救生帶！』我忙着把我的救生帶綁上。

立刻，右方又有一下大爆炸。我還沒有把救生帶吹起，譚南特艦長（Captain Tennant）的聲音已經傳聲器叫出了：『各登甲板。棄船。願上帝佑汝！』

我們川流不息地奔下梯子，到後甲板。人人都是從容不迫的簡直叫你不能相信，沒有擁擠擁擠的情形。有一個年輕人，有些忙着爭先，一個軍官冷冷地說：『好了，好了，我們也是往那邊走，忙什麼？』

在一倉棧閣旁，有兩具屍體。我看見四個水兵抬着一個腿部中彈的同伴，把他扔入海中，因為這樣也許他還能有一線遇救的希望。

我看見一艘救生艇擠滿了軍官和士兵。我懸在鉄絲上，一手一手地吊到了那裏，好不容易擠到了一席地。有人在叫：『這船是怎麼也放不下了。』

在事實上，「即救艦」上就沒有一艘救生艇放下，我們一箇精地都往外跳。我躍下十呎，跌在傾斜的甲板上，直接滾給船壁上。我慌忙爬起，頭暈腦脹地在地上打轉，想抓住一件東西可以扶了掙扎穿船側去。這時，船已是一半翻過來了。水裏浮沉着的，至少有五百個人頭。從前後桅上有些人躍了九十呎，墮入海中。有一個人跳的不夠遠，正掉在側過的船沿上，像一袋水泥跌進了水。還有一個人，一跳正跳進了煙突。

那時的情境，簡直令人不敢相信是真實的。水兵們在把一切能浮的東西擲到海裏。我可以看見「威爾斯親王號」在沉沒，船，罩在煙和火中。我傍邊的人在溜下船側，遇到一枚大釘便跳起來，撒到大的東西便往外拋去。一個昨天還告訴我「阿麗思漫遊奇境記」是戰時最好讀物的軍官，站正了跳水——但是他跳歪了，喪了生。

有些水兵從船尾往外跳，但是螺旋槳板還在轉動，他們都化作齏粉了。至少有十個水兵是這樣死的，從最高處墮下的一個少尉，他從主桅跳下一百七十呎，墮入水中，居然得了救。

在這個時候，人們做點莫明其妙的可笑事。我把鞋脫下，還是整齊地把兩隻鞋放在一起，好像夜裏上床時一般。我還看見海軍部的一位攝影記者也在做傻事。他打開一個小櫃，把他貴重的攝影機放在裏面，又仔細地鎖上。

我從船側爬下，把腳踩在一個窗門上，扔去了銀盒。離我十呎處，船身有一個大洞，好像洋鐵皮罐子被割開一般。我總有些捨不得離開這斜的怕人的船，雖然明知在船上是最危險的。下面是一大片的油。我旁邊一個水兵站起身，伸臂躍下了水。他的姿勢實在優美，我於是也下了決心，站起躍下，拚命往外泳，而且抓到了一小塊木片。我離開了却敵號。五十呎時，就感到沉舟的吸力；油打過我的頭，我也喝下不少這難堪的東西。有人在木上招呼我：『老兄，你怎樣？』我答應了一聲：『是』，便吞了一口油。那時，我真不敢相信自己能游泳半哩，到達那些驅逐艦。潮水和油，都使游泳很難。

十碼之外，有一個水兵叫了一聲：『我抽筋了』，便沒入水中。我至少看見有四五個人無力掙扎，手往上一伸，便一聲不響地沉下去。有一個軍官在水裏替水兵吹起救生帶。



身體強健些的，泳到兩眼發直的人身旁，把他扶住。有的人一手搭住了木板，另外一手便拖住了人。

在東京渡了五十五分鐘，我總算靠到了一艘小艇，上面也已擠滿了人。一個水兵把我拉起，扶住我不叫我掉下。那船上有一個遇救的水兵，因為氣力不繼，又吞了很多油，終於死了。他們把他推入海中，在海中又浮起一人。過了一小時半，這小艇到達了一艘巡邏艦，艦上丟下一根繩索把我們拉起。

菲列浦斯提督和李區艦長（Captain Leach），隨「威爾斯親王號」沉沒；「却敵號」的薩南特艦長，幸得生還。

我打聽了很久那個丟水中替無力的水兵吹救生帶的軍官。有人說，在水中時，他把自己的救生帶解下，給一個受傷不能游泳的水兵；但在遇救者之中，並沒有他。

### 3. 菲律賓戰史

Reeder's Digest

何樹棠譯

對日本是美國在遠東的惟一根據地。日寇一方面佔領珍珠港，一方面便進攻菲島。呂宋島的美軍，於初步失利後，退守巴丹半島，孤軍奮鬥，堅守了四個月，充分的表現了美國人的英勇精神。

## 致命的打擊

十二月八日下午一時，就是在珍珠港被襲後約十小時的光景，呂宋和巴丹的厄運是注定了。

在馬尼刺北四十哩的地方有克拉克機場，場上排列著美國在遠東的主力轟炸機隊。飛行員們守候着起飛的命令，以便去轟炸台灣由日本軍根營地。美國的驅逐機也大多停在附近的伊巴機場上。

一部驅逐機和轟炸機，早晨曾經起飛，但是又都飛回降落在機場上，等候命令。正當發佈命令的時候，敵機已飛到上空了。

五十四架敵人的重轟炸機，在萬呎的高空怒吼着，飛機場上停放的飛機，跑道，和飛機庫附近都落彈如雨。附近的伊巴機場也同時被炸。八十四架日本「零」式戰鬥機，尾隨而至，低飛掃射地下的飛機，高射砲陣地，和場上守軍。有些飛機得以倖免，然而我們空軍的主力是被消滅了。

十二月十日中午，日軍進攻卡塞底（Casidi）海軍根據地。沒有遇到高射炮火的抵抗和驅逐機的追逐，敵人的飛機橫作「十字」交叉式的進攻，歷經小時之久，港中設備盡毀。第一彈擊中發電廠，第二彈擊中救火隊隊部。美國的損失龐大，傷亡衆多。亞湖艦隊失去了它在菲律賓島上的唯一大根據地。

### 退入巴丹

新年元旦午前三時，向巴丹的撤退宣告完成。從馬尼刺湖來的最後一隊燃燈的卡車，乘着月色，通過了約佛羅多（San Fernando）以南的橋，然後繞過將軍（General Weinwright）的部下便炸毀橋樑。

美軍的防線不是連在一起的，僅只是些掩蔽壕，機關槍陣地，鐵絲網圍繞的據點等等，巨大的平場機器，在科科班的附近利用表標出兩條飛機跑道，供麥克阿瑟將軍的殘餘空軍起落之用，這樣空軍僅剩少數的驅逐機而已。多半在夜裏才能從柯里達本爾（Corbett）利用小船運來給養。

在一月底，美軍粉碎了敵人的進攻。然後，戰事沉寂了好久，巴丹半島上的生活，也安定許久。麥克阿瑟將軍的部下，現在已經知道了：自軍是能夠擊敗的，但需要大批援軍才能反攻。

守軍的裝備頗能發揮威力，然而適用的裝備並不充足。最近代的軍備很少，只有一架無線電方向指示器，二隊裝備完善的高射砲隊，一中隊魚雷艇，和一些七十五生的口徑的重砲而已。

### 開始苦戰

從二月五日起，守軍就僅只吃米飯，並且開始殺他們的騾運驢馬吃，偶然他們也能獵到一口野豬或是一頭水牛，但是這樣的情形太少了。守軍的營養日見不良，睡眠也不充足，以致形容枯槁，但是從未聽見他們發過怨言。這時他們知道，陸軍部已經努力運送供應品和搭援部隊，皆已歸於失敗，並且將來也再無希望。因為此點，守軍的英勇，越顯得可敬。巴丹半島上我們守軍的失敗，是因為他們的體力不能再支持了。敵人每星期甚至每天

都瘋狂地運送新銳部隊，增援猛撲。我們的守軍，既無增援，也不能定期後退休息。我軍陣地，不斷的受敵人白炮的轟擊。砲彈的爆炸聲使人不能睡眠。士兵皆穿襤褸的衣服，把破褲腿剪掉作短褲用。又因為每天在叢林中穿行，踐踏着棒莽，靴鞋都已洞穿。至於襪子，在最初開戰後幾星期後，就沒有見到過。

## 英勇事蹟

軍需處官兵們英勇奮鬥，希望彌補給養的不足，然而不幸，終於巴丹失陷，主要還是因為給養不足。這種奮鬥很是使人傷心的。當時軍需兵甯願冒死亡的危險，而不願等候前線的催促。他們用當地出產的稻米磨成粉，設立屠宰場和捕魚園。設計用海水煮鹽。敵人進攻時，呂宋島上的船隻沒有收穫完竣，但是軍需處收買了未打的稻，又收買了半島上的打米廠，將這些物資設法運送到後方。是有六個星期的時間，守軍的糧食給養都由這些打米廠供給。

菲律賓雖為世界產糖的著名地，但是巴丹的守軍却成食糧不足。一個年青的交通兵說

：「這個戰爭真是奇怪，沙哈拉克（Saharak——呂宋中部地名）我們的電話接機室都是用一袋袋的糖保護的。但是，枝槍我們想找一匙糖，調咖啡吃都找不到」。

軍需處最大的功勳，還有一件，就是苦心經營屠宰場。只要水牛、騾、馬等獸類沒有發光，他們就有辦法，不管在熱帶地方宰殺牛馬是怎樣艱難，也不顧及在熱帶地方是沒有冷藏設備的。

他們是在夜晚天氣已經涼爽的時候宰殺牛馬。然後把肉放在屠房裏，毛皮並不剝落，這樣便至少能使一部分的肉不致腐爛。有時，肉還未放在鍋裏煮以前，便生蛆了，但是廚工把腐爛部份剝掉，烹調其餘的鮮潔部分。

### 空軍之厄

巴丹失陷以前的幾星期，藥品用罄了，以致疾疫流行。第二醫院容納三千住院病人，並有二三百門診病人。第一醫院有病牀四百五十舖，但在三天之內病人陡增至千五百人。病人多為瘧疾，痢疾，營養不良，腳氣，和壞血等病症的患者。在三月一日以後，已不



能使病人吃奎雷九，以預防瘧疾。當時所有的奎雷九，僅用於醫治病象顯著的瘧疾患者，還感不敷。省節省藥品起見，如果患者表面看來已經痊癒，則停止他服用奎雷九，並不作進一步的醫療，使病根絕。因此舊病復發的患者，幾有百分之百的數目。在巴丹失陷前，某團士兵的百分之八十患瘧疾，百分之三十患桿狀菌痢疾，百分之十患阿米巴痢疾。還有一些患鉤頭蟲症。日軍最後總攻時，援軍大增，飛機坦克也大為增加，與上述守軍的情形，適成一鮮明的對比。

## 巴丹的「空軍」

我們的稀少的空軍，也曾立下過挽救巴丹戰局的偉勳。機械士設計把三百磅重的炸彈裝在機翼下，在投彈時，只消一拉，就能穩健的傾斜，便可投下炸彈。三架馬提機都這樣地裝備上了。雖然駕駛員經過一番人土曾受過夜間飛行的訓練，但是他們都很奮勇地作冒險的飛行。在一月的空襲中，他們都往返飛三次空襲敵人的營壘。在由船上的敵兵登陸每晚，萬斯中校（Major W. S. ...）駕駛一架雷式的菲律賓陸軍教練機，往返在柯里

多爾和巴丹之間飛行，傳遞公文。飛機上的武器只有一枝來福槍橫在他的膝上。在敵人窺探擁有制空權的時候，這枝槍是他唯一的防禦武器。

#### 巴丹陷落

四月九日，在敵軍不可抗的優勢下，我們的筋疲力盡的些少陸軍不得不停止抵抗。美軍的戰士們，和給養員與他們的美籍護士們，已經受了九十八天不間斷的折磨。尤其，在最後的十五天裏，敵人日夜不停的進攻，他們真是不能支持了。在四月十五天裏，千萬武士道的精銳突擊隊，日夜不間地進攻。每一小時，天空中都有飛機，俯衝轟炸機襲擊。一所美國野戰醫院被炸彈掀到天空去。死傷百餘人。大批坦克和重砲，攻擊他們的掩蔽壕。他們仍不顧一切地抵抗着。但是熱病、饑餓、和疲勞漸漸襲來，他們的抵抗力是有限的，士兵死於疾病和營養不足者多，於敵人的砲火者反少。在殘酷的部隊裏，很多的士兵還在最後一刻那游泳或划船渡過四哩寬的海面，把護士們和負傷的戰士運送到柯里楚多爾。

在巴丹半島失陷以前數日內，我所見到的那樣多的勇敢青年男女，是我以前所不敢相信的。他們是敗北了，但是他們的奮鬥，應受全美的人民俯首致敬。

四月九日黎明時候，海面上佈滿了向柯里幾多爾駛去的船隻，敵機對着它們開始轟炸和掃射，但是沒有一艘沉沒。這層是要歸功於船上的高射機槍和柯里幾多爾的高射砲所發的密集砲火。

那天早晨，魏銳特下一道命令，停止再向柯島撤退，否則恐影響停戰的談判，因為白旗已經送向前方懸掛去了，而柯里幾多爾是不在投降之內的。

我在菲律賓所見到的大火和爆炸，仍然很生動地出現在我眼前。但是在我腦海裏留着更深印象的，還是那天夜裏，巴丹島上一些躲起的士兵，用手電筒所發出的微光。他們再三再四地，對着五哩外的柯里幾多爾，發出「……SOS……」求救的信號。

尾聲

海金山廣播電台播送：「巴丹陷落了！」柯里幾多爾島上的士兵肅立靜聽着這個聲音

。許多人發誓不投降。唐諾貞標署又說：「士兵們雖然遍體創傷，鮮血淋漓，然而鬥志並未消喪。他們以這高尚的德性，向優勢的敵人作戰。全世界將永遠不能忘記他們可歌可泣史詩式的戰鬥。他們忍到了人類所能忍耐的最大限度。支撐他們持久忍耐的原動力，不是物質，而是精神。他們的精神是關懷著祖國，祖國的自由思想，祖國的威望。他們的作戰，是爲了對於祖國立國理想的忠誠。」

我們在柯里幾多爾島上的人靜悄悄地聽着，最後我們全體異口同聲地說「阿門」。

太平洋戰爭

四三

4. 威克島喋血記

Donald Winfield 著

李宜培 譯

太平洋戰爭的初期，有一個小戰役是人們不大注意的，但英國海軍陸戰隊在這役中的英勇，真可以動天地

而造鬼神。

單機四點四十五分，飛機會隨軍少校（Major Detonix）在威克島上希爾角（Heel Point）降落。飛機降落時，飛機上。這一天在珍珠港是十二月七日（星期日），而在威克島則為八月，因為飛機降落時位於下午三點鐘之時。

少校剛好跑到小路修飾一會，就爲了那枝四五釐口徑的手槍。向軍官營室那邊走。他具有強壯矮小的身材，眉宇剛毅、性情沉默，是個不喜歡發脾氣而少言寡語的人。他仰首望了望天空和黯淡的下弦月。這是飛行的好氣候；他的黎明遠眺機隊已經在太平洋上空飛翔了。

軍中工作是少校的事長。他的父親是陸軍副官。他生在古巴，弟兄姊妹共十八，自己則排行第四。這個家庭以其子弟多爲海陸軍人員而著名，他自己於十九歲就應徵入海軍陸戰隊。他雖然很沉默，可是個一個以胡適爲王尼爾斯瓜（W. H. Auden）作職的同僚說，他受到刺激的時候，確實是個鬥士。他所得到的三枚勳章中，有一枚是在那時作戰獲得的。他事徵海軍陸戰隊中的生活。



威克島在珍珠港以西四十英里處。但距離日屬陶恩島 (Tongareva) 祇三百五十二英里。距日本領土空軍基地的馬紹爾羣島 (Marshall Islands) 也祇七百英里。這個環狀的荒涼珊瑚海島位於一座陸沉山火的邊緣，噴火口閉好成了一個長四英里，寬約一英里半的小湖。湖的百分之四為珊瑚礁所蔽，其餘部份則為三個幾乎毗連的小島所圍繞。最小的是威爾基斯島 (Wilkes)，次為比爾島 (Bell)，也祇是汎美航空公司的所在地，第三就是威克島。島上多沙湖，沒有森林，祇開成一些矮小的叢林。島的最寬處不到一英里；最高的所在，在滿潮的時候，也拔海不及十英尺。這是個美麗的海島，然而是如何難守的地方呀！

一九三五汎美公司第一次計劃開闢威克島為降落站的時候，那裏還是一片渺無人煙的土地。當時美政府為避免刺激日本計，特把它偽稱為飛禽繁殖地。美國開始在島上設防，並派遣海軍陸戰隊到那裏，也不過是幾個月以內的事。戴佛魯少校與其所部在那裏也祇駐防了幾個星期之久。他手下共有軍官二十五人，士兵四百四十八人。

這一天早晨佛魯走近餐室的時分，就看到菲律賓飛船。它是先一天薄暮降潮，珍珠港飛到這裏的。差三分到七點的時候。它駛到小湖區的碼頭，然後飛向關島與尼尼刺怒吼而去。

不到半小時，一個神色倉皇的水兵從無電室跑出來，把一封譯好的密文電報交給少校，上面寫着：「珍珠港被炸」。少校向水兵說聲謝謝，立即下令號兵吹號集合。

七時三十分，飛船又飛回來。原來機長哈爾頓（Harrison）接到密金山方面的命令，着他飛返攻克島觀向戴佛魯報告，聽候指示（除了其後另一個班官外，哈氏甚親見戴佛魯少校指揮作戰經過的目睹者）。戴哈氏專後對人談，少校當時感與當。他一面繼續聽取報告，一面用電報並由傳令兵傳達命令，並與同僚鎮靜地詳細地討論那時的形勢，他要哈爾頓繼續與美軍司令部人員接洽。島上有一千名民工，他們將要加入戰鬥，可是從所有的設備中，尚缺少軍人的應用。他還提出一個要求：希望哈爾頓能代他作一次長距離的偵察飛行，因為島上應運橫的航程太有限了。

他們確定了偵察區的範圍以後，哈雷爾頓立刻奔往汎美公司旅舍召集他的人員。他還沒有跑到目的地，就聽見許多發動機的隆隆聲，接着空中出現一隊飛機共十二架，已自南方向島上飛行。哈雷爾頓是美國的飛艇師，可是他立即見到閃光。聽到爆炸聲，接着又是黑烟上升——日本人已經出發了！第二批敵機十二架正向他的頭頂飛來，在道半小時內，哈雷爾頓和他的人員跑到島上守軍營以後，日機內所帶到的滋味。

他們正在沙灘上；敵人的機槍正向下掃射。他們手無寸鐵，激憤代替了恐懼。二等技士埃爾被炸彈震倒地上，兩腿爬起，又發覺倒了，等他第二次挣扎起來的時候，一片炸彈空中的泥土正好打他身上，但他終於奔跑到飛機的旁邊。飛機號停留場的一段已經炸毀，汎美公司的旅舍燒燬殆盡，炸機所並烈火燃燒，公司辦事處則燒成了一片廢墟，但公司的所有職員却毫髮無恙，實在甚為奇蹟。機身有二十六個洞，可是仍能飛行。

機上職員的損傷由於極難，一部燒燬甚至損壞損壞；但是飛機號終於載着乘客二十九人和機師十人起飛了，它飛到中途島和正德美領事館的作事處，敵軍營，經過二十零四英里

的航程而抵達夏威夷。哈密爾頓和他的人員降落後，立即表示自願再飛往任何地方，把任何人運回夏威夷。

這時候轟炸威克島的日機已經向南飛遠；戴佛魯少校遂開始他的清理工作。海軍陸戰隊士兵二十五人被炸身死，七人受傷。島上空軍隊長浦德南少校 (Major Putnam) 也在受傷者之列。數目前由航空母艦飛抵島上的十二架驅逐機中，有八架不及起飛，停在機場上聽任敵人轟炸，結果七架被毀，一架負重創。其餘四架巡邏歸來降落的時候，有一架觸着淺灘，把螺旋槳撞壞了。現在就靠着這四架小戰鬥機來對付日本所能調遣的所有空軍與戰艦。至於海軍陸戰隊所有的武器，祇是手槍和來福槍，另外還有六尊五英寸口徑的岸防大砲，十二尊高射砲，十八挺五釐口徑的機槍和三十挺小口徑的機槍。把所有的武器加在一起，其火力之大，尚不及一艘驅逐艦。

威克島海岸線長達十英里，所以日本軍艦有可能同時在數地登陸。戴佛魯為有效發揮其機槍火網威力計，唯有把它這一隊數目不多的軍隊分為數批，他自己也必率所部，在艦

無掩護的情況下，出外迎擊日人並對敵方所有海空軍的火力。引以為榮的，就是他有四百名機靈狂傲急於一戰的陸戰隊官兵。

次日中午，三十七架轟炸機集中威克島的醫院；結果一架被擊落，敵人曉得受傷的人員一定在院裏。第三天又是二十七架來轟炸。

可是第四天（十二月十一日），也就是東京宣佈日軍在威克島登陸的那一天，却是少校的得意日子。浦達爾少校的機隊首先引敵方艦隻十二艘在水平線上向該島駛行，其中有兩艘與俄艦頗像一艘，砲艇與驅逐艦數艘，巡洋艦一艘。戴佛魯感到一些安慰；他在年輕的時候，就是一個海防大炮的好射手，現在他的砲手也是特別選拔出來的。

守軍的大砲口徑，最多祇有五英寸，而一艘輕巡洋艦，就裝有六英寸或八英寸口徑的大砲。「我可以想像的出，那個短小精悍的人用望遠鏡對着巡洋艦，心裏向上帝禱告；主啊！請讓我給它一擊吧！」這是一位和他斷熱的軍官事後用以描寫少校的句子。這位軍官以前和少校同在中國的時候，還是他的上司呢。

戴佛魯令砲手必須待他發令後始准發射。敵艦隊逐漸駛近。艦上最大的砲且已開始發射。守軍沒有反應，於是那艘巡洋艦就同時發射所有槍砲，向環狀的珊瑚區域猛造。水兵嗅到炸藥的氣味，碎石與飛沙不斷落在頭上，空中是隆隆的日機聲。浦德南少校的司令部（四架）已經升空。他的報告響這樣的載着：「他們曾向敵人施行十次進擊。我們雖是力不從心，但仍能有精采的表現。我們擊沉敵船一艘，另有一艘負重創」。其實他們還擊落敵轟炸機兩架。

戴佛魯少校此時仍在等候着。巡洋艦繼續向海島駛行。「一萬碼……八千碼……六千碼」，這位鎮靜的少校仍不肯發砲，雖然他的部下正聚精會神的準備反擊。有的開始咆哮了：「他媽的還等什麼呢？」

巡洋艦距離海島祇有四千多碼了，驅逐艦和砲艇也更迫近海濱。至此少校才喊出「射放」的命令。汗流浹背滿面塵污的砲手，都是敏捷而堅實的。五英寸口徑的砲彈是有五十磅的重量，但一個熟練射手，可以每分鐘發射四五彈。至於口徑三英寸重十五磅之砲彈，

則每分鐘可射出三十發。他們集中了火力猛轟那艘巡洋艦，不久就起火焚燒，而後遂沉沒。接着砲口轉向其他艦隻。結果終計擊沉巡洋艦一艘，驅逐艦兩艘，和砲艇一艘。

東京廣播日軍在威克島登陸的消息，距事實遠甚。日本的殘餘艦隊是退却了，守軍沒有一人死傷。當檀香山方面的人員用無線電詢問戴佛魯需要什麼的時候，他的回答是：「請給我們多調些日本人來！」

他又到了需要重新部署的時候。敵人現在已曉得他有五英寸口徑的大砲，而且知道砲位的所在。他們將利用轟炸機先行猛炸，而不肯再忍受少校的砲手或浦德南機隊的攻擊。他們將設法把威克島的每一尺主要地帶炸成粉末。戴佛魯如果不發砲，他也不發砲，他們就將逐步低飛作更準確的掃射。

日（十二月十二日），二十七架敵機從兩萬兩千英尺的高空向威克島投彈。十四日，敵人又以轟炸機三十架集中猛炸機場的殘餘部份。他們雖然損失了一架，但也擊下我機一架，另在地上毀一架，所以我們就祇剩下了兩架。十五日敵人派出三十一架，損失了

三架。十六日，四十一架轟炸機集中轟炸野戰部隊在塔與司令部。十七日，他們再派出三十架，飛行極低。敵方損失一架。

現在該輪到敵人來清查戰果了。十八日，一架孤獨的偵察機飛臨上空向下拍照，河堤不論它是如何偵察，它終不明白爲什麼業被擊落的美機又能升空應戰。

海軍陸戰隊的地上技術人員懂得如何從少中得到多。他們曾在遙遠而難於得到飛機零件的地帶得到服務的經驗。現在他們在威克島上的修機廠被炸了，他們的工具也散失了。但金尼中尉，赫美丹班長和他的所部却能創造奇蹟，使他們的飛機繼續飛翔。浦德南少校的報告書裏會有下面的記載：「機上的零件不斷的轉換着使用，已迄換無可換之時爲止。機器換過了，機身被折成碎片而又重新拚起，幾乎是創造新的。他在十二日用鉛筆匆匆草成的報告書也寫着：「今天祇剩了一架飛機可資調遣；但是技械士可創造了另一架」。

戴佛魯知道他不能長此堅守，海軍部也明白這一點，十九日夜間，一架美國飛機在湖面降落。他奉命冒險飛到這裏運載貝勒少校（Baker）——一位設計建造威克島的空軍軍



官，也就是離島時親自攜帶浦德爾少校草草完成價值無比的報告書的人的船。他是戴佛魯和浦德爾團僚中最後逃離威克島的軍官。

這架飛機把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的守軍傷亡名單也帶出來了。海軍又運出許多郵件。其中一封是戴佛魯寄給他的妻子的（她那時正帶着八歲的幼子在紐約），另一封是洛傑埃海軍少校寄給他在新澤西的妻子的。

威克島的守軍只送飛機起飛，但他們自己仍留守島上。他們的任務猶待完成。二十二日，美國國旗仍懸揚於威克島，而且守軍仍舊保有兩架飛機。雖然其中一架已幾難使用。這一天一個少尉同一個上尉駕駛它們同六十架日機作戰，上尉受傷墜落，少尉則始終未歸部隊。

二十三日，海軍部發表公報如下：「威克島二十二日再遭敵機大空軍襲擊。今晨敵軍在島上登陸。」二十四日的公報稱：「與威克島之無線電通訊已告斷絕。敵驅逐艦兩艘於敵軍登陸時被我擊沉。」

這一幕就是這樣結束。此後除了日方廣播電台偶或播發一鱗半爪關於俘虜的消息外，便無所聞。恐怕本文完成時，祇有日本人才曉得戴佛魯少校的下落。海軍部在本年二月二十日宣佈：「少校想或被俘」。

羅斯福總統褒獎戴佛魯少校、浦爾南少校與其所部的頌詞中，有下面幾句：「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至二十二日以寡敵眾之威克島守軍英勇行爲，已獲得國人及全球文明人類之欽仰。人類崇尚豪義剛勇之心一日不息，則此項史跡將永存而不泯」。

太平清國海運

五

5. 日本準備奇襲英美經過

Mark J. Gayn 著

亦 著 譯

日寇發動太平洋戰爭，是處心積慮，準備已久的。當它和英美還在交涉談判的時候，它的侵略軍早在海南島和台灣作種種特別訓練。

二十年前，日本參加華盛頓會議的代表，簽字於一個莊重的誓詞上，承認保持太平洋之和平並贊成中國之獨立。在東京，拿破聖的裕仁親王，代表其已經癡狂之父親——大正皇帝——批准了此約。

但不到一年，日本海軍省謀本部中最有力的人物，都已在暗中進行計劃對英美之戰爭。自，當此項侵略計劃經天皇之時，看來至爲驚人。同時，這事也給予人們一個教訓，即凡事慮有遠大和長到預備的計劃並且選擇極切實行，這教訓還必須牢記於華俄的隨便的英國人民之心中。

海軍方面所担任的任務，係一種異常艱難的任務。外務省中謀劃的外交家們，大多企求和平。陸軍將領則草擬其自己的秘密的對中蘇作戰計劃。他們彼此間互相輕視，一直到一九三七、三八年。但到那時候，他們發現此等計劃拚起來已形成一個流線型的詭計，針對英美及荷屬東印度而作。

海陸軍意見之接近，始於一九三八年，海軍取得了伸展於中國海外的一連串的根據地，陸軍同時到達中國南部，當他們舉目向前面的陸地張望之時，陸軍將領開始同意海軍之意見，承認日本若欲取得馬來亞與荷屬東印度之富源，必須與民主國家作戰。

一九三九至四〇年的時局惡化，更加強了道納的諒解。希特勒在歐洲的勝利，使日本在遠東可以自由活動。在東京，一個主張擴大侵略的人數不多的軍人團體，掌握了政權。一個短小沉着圓頭的將軍——東條英機——任爲陸相。他立即將過去之計劃，實際化爲作戰部隊之訓練，給養之蓄積以及第五縱隊之加強，以備最後一刻的到來。

這些，大致說來，爲此次戰爭的背景——這次「大的謊詐行動」之前導。現在，讓我們轉而檢討日本一步一步從事作戰準備的驚人的故事。

海南島面積爲一萬四千方哩，好像一個大的耳環，懸於南中國耳垂之外。其氣候與馬來亞極爲相似。日本於一九三九年初僥佔海南島。立刻，日本軍事工程人員，異常忙碌於建築機場、鐵路、兵營與港灣。

工程完成於一九四〇年，這新的日本根據地，成爲許多人活動的中心。成千的士兵，充斥於營房。英法和美國表示憤怒提出抗議。在上海和南京，日本陸軍發言人解釋，這些人係自中國戰場調至海南島「休息」的。

立刻海南島成爲無人（新聞記者）之地。中國的情報機關，常能自淪陷區取得情報的。至此亦甚成困難。人們都知道，那裏有些事在進行中，但沒有人知道是什麼。

軍隊繼續湧入海南島。而未聞其中有一人返回中國。中國戰場的陣地中，補充了來自日本本部的後備兵。海南島同時成爲日本將軍們絡繹來到的聖地，即中國派遣軍總司令也到過。上海的發言人很有禮貌的解釋，這些將領係去檢閱休息中之軍隊。

這樣，約有二十萬的精銳部隊，在海南島「休息」了一年以上。去年十一月，據中國駐北海——與海南島隔海相望——情報機關之報告，大批裝備齊全之士兵，登艦待發。接著又來報告，這個艦隊由巡洋艦與航空母艦護送，正向南移動中。

幾週星期，這艦隊游弋於公海之上，雖有許多關於其行動的報告，但無人確知其所往。



地。同時，來栖專使正忙着企圖說服羅斯福總統與赫爾國務卿同意日本和平與合法的願望，當然沒有人對於這個「失蹤」了的艦隊會願意多加注意的。更可斷言的，無人——也許來栖先生在內——知道，另一個航空母艦組成之艦隊，已祕密的駛進了夏威夷。

十二月七日，珍珠港被毀，菲律賓與馬來亞之機場，同時被狂炸。這海南島的艦隊，突然出現於泰國和馬來亞海外，其部隊強行登陸。這部隊不到三個星期，已衝進了新加坡。直來本島三月，海南島之真正內幕才大白於世。這祕密的洩露，一部分由於訪大的日本軍閥，他們極力的向敵國聯盟國宣稱，說他們的成功決非出諸偶然。一部分的祕密洩露得自中國、荷蘭與美國情報機關之報告。另一部分得之於我個人搜集的材料。這些零星的情報，當我取得之時，並無多大意義，但今天看來，至為驚人。

海南島是一個從事侵略的巨大學校。在這裏，大約有十個師團，學習了十五個月進攻馬來亞和緬甸的課程。侵略的戰略，在四五年前，即已擬定。戰術則確定於一九三八年，

並曾在島上繁茂而多蛇的叢林中，經過嚴格的試驗。

日本指揮官在海南島之初步行動，為將其師團分為若干負有特殊任務的小部隊，訓練各個部隊獨立作戰之能力。結果，這軍隊成為能夠人自為謀的許多突擊部隊；當西方專家們成篇累牘的寫着，日本士兵缺乏機動能力時，日本指揮官已秘密的打破了此項美麗的神話。事實上，日本軍隊的新戰術，是訓練日本農村少年嫻熟於現代戰鬥的各部門，然後聽憑他去自己作戰，叫他自己去創造。

在海南島試驗的更重要的戰術，是一種模仿納粹閃擊戰的產物。其相似之點為：速度、迂迴、以及使用大量飛機與裝甲部隊。但亦有重要的不同，海南島之作戰學校，並不使用巨大兵力於最初之一擊，而用秘密滲入英軍防線之方法。自五人至五百人不等之小部隊，偷過英軍哨線，深入叢林之中。他們絕對肅靜，亦避免任何的接觸。直至安抵英軍陣地之後側。然後，由於預定之命令，或是無線電之指揮，他們自後方突然發攻，猝不及防之英軍。

要到此時，日本主力部隊，才猛攻正面陣地。那時，潛入英軍後方之部隊，早使英軍防綫七零八落，因此對於前進中的日本坦克已無法作有效之抵抗。

兩個月的馬來亞戰爭，只有不到三次重要的交戰，日軍同時應用滲入與迂迴的方法，不斷迫使英軍後撤。當迂迴戰術為陸地所限無法實現時，日軍用小型艦艇組成艦隊，逐漸沿馬來亞之西海岸前移，在敵後登陸。

爲了不聲不響，日軍不用通常軍隊穿的皮靴而代以橡皮鞋。他們同時在手裏與膝部包紮棉布，使在叢莽中爬行時，沒有聲息。

爲了增加速度，裝備簡單到只限於最必要的物品。士兵們穿短褲代替長褲，以背心代替襯衫。減輕了的重量，使許多士兵，帶上拆卸了的自行車，當英軍視線不及之處，立即登車前進。

英軍在馬來亞的戰術，基於一種假定。即是他們把陣地的兩翼依傍池沼與水田，以爲它們可以阻止日軍坦克之前進。直至戰事爆發的兩個星期以前，他們才偶然發現一件事，

而這件事是其在海島曾經長期學習的——即是，輕快的機械化部隊，可能超越稻田。但這時候已經太遲了。當日本一人約小坦克和兩人的裝甲車，經過英軍側翼沼澤之時，只有很小的抵抗。

日軍之輕坦克突入英軍防線以後，接着出現重坦克與大砲，顯然這些是自一九四〇年以後即秘密運送於越南者。類似利比亞的納粹坦克，這些三十噸的日本坦克，遠非英軍小型裝甲車所能抵抗。

在輕重坦克進有如浪湖般之前，還有掩護作戰的驅逐與藤炸機隊，破壞英軍之給養、工事、和根據地。自於宣戰以前敵人偷襲機場時之損失過大、英國皇家空軍之數量處於絕對劣勢。

日本飛機，較之英美最佳飛機，自遜一籌。但它數量上的絕對優勢，補救了是項缺陷，日本的飛行員，亦甚優秀。並因經過詳細計劃，因此在任何場合需要空軍之時，立即有許多飛機出現。日本空軍的總數，約有四千至五千架飛機。日本之作戰時間表，也許在

作戰開始的十八到二十四個月以前，即已在紙上草擬完成。其作戰機構，即按照此項詳細計劃，確切實行。

這海南島的故事——就其範圍與勇敢而言，比較希特勒之任何冒險，都更為可憐——不過是日本秘密準備中的一部分而已。當西尾大將在海泊島訓練其士兵之時，另一個部隊，正受訓練於另一個日本的根據地。

台灣是一個球棒形的大島，距離中國海岸約一百英里，一八九五年，日本侵佔該島，作為中日戰役中戰利品之一部。一九四〇年秋，許崇智回國，自華南與日本滲入台灣。違反一向的慣例，一個現役的海軍將官被任命為總督。本間雅晴大將的名子，從此自東京報紙的第一版上消逝了好久。

十年以來，外國親日的政治家們，認為這高大善笑的本間，是西方最好的朋友。他到過歐洲，參加軍備會議。並偕同義父宮親王參與一九三七年倫敦之加冕典禮，無論到那裏，其牛津式的發音，善飲酒，好談諧，使他很受人們的歡迎。

約有百餘之久，本國聲譽無聞。但到今年正月，東京突然驕傲的宣佈，他是自台灣進攻菲律賓的第十四軍團的司令官。在本國的注視之下，有八個到十個師團——十六萬至二十萬人——在台灣，過十五個月準備侵略的訓練。

美國陸軍部中所有的情報，關於這些準備，可以描出一幅動人的畫面。在台灣的訓練，特別注意於隨行動，在酷似菲律賓的環境之下，士兵跳小艇，迅速登岸，橋樑掩護體，並開始行海南島式之滲入。

在這些演習之中，日本海陸軍協同動作。在作戰開始時，驅逐艦、巡洋艦與海軍航空艦，掩護侵略艦隊，並用猛烈的砲火與轟炸，掃蕩沿海的防禦，優良的無線電機，使日本偵察機與攜有耳機的陸上部隊得以經常保持連絡，詳悉英軍的行動與交通的情況。

海軍當局，特別注意它的航空隊。日本海軍航空隊在太平洋戰事最初兩個月中的職績，顯示出創造性與大胆的空軍戰術，以及優越的作戰技能。後者係得自日本海軍航空員在中國所獲取之經驗。在那裏，只有極少的抵抗，航空員可以試驗其戰術並如何射擊移動的

目標。中國戰事最初五個月中，海軍航空員曾作一萬三千次之飛行，無怪一位英國飛行老手對紐約先鋒論壇報記者雷蒙特隱稱：「你會看過幾次英國最好飛行員的列隊飛行。但我們在這裏所遭遇的日本人，恰是同樣的優秀。他們在急轉之時，仍能射擊並命中目標……」

登陸所用的艦艇，在一九三七年侵略中國以前，即已大加建造。它們於一九三七到三八年時在青島、上海與廣州的大規模戰爭中，曾經過試驗。根據這些經驗，以及在台灣學習之教訓，對此等艦艇之式樣、速度與裝備、皆作極大之改進。

本間軍隊所用侵略艦艇之型式，美軍今日至少已有五種之記錄。其中最大的，可載一百二十人，有完全的裝備，並或有一尊小砲。另一種比較小型者，以飛機之發動機推進，用以在淺水中使用。

日本發明一種母艦，將這些小艦，載至近岸之處。這母艦能使諸般軍火與士兵之小艇，經過後艙，滑入水中。一九三七年，上海戰事起時，在吳淞口海外，我曾見過一艘。

看起來，它好像一艘大的捕鯨船。很可能，捕鯨船的經驗，已應用於此等攜帶小艇母艦之設計。

本國在臺灣所教授的陸上戰術，與在海南島訓練者，非常相像。但值得注意的，日本戰士之經驗極為豐富，他們在不同的地形，即能改變其戰術。在緬甸，他們在薩爾溫江之東，用的是個叢林滲入戰術，但過河以後，即開始作大部隊之行進，有重坦克與大砲之支援，並經常有空軍掩護。

爲了準備戰爭，成百的軍事化學家、醫生、工程師與其他實驗室中的人們——他們有許多是在德國和美國訓練的——對於技術的各部門，努力研究。彼等發明之武器，曾使馬來亞和菲島的守軍，非常吃驚。新武器中有甚小型的機關槍和半自動步槍，能發射二五口徑之子彈；倒V字形的坦克，能避免三十七生的平射砲之直接射中。這種小型坦克車雖然缺乏像我們武器的穿透力量，但因槍彈較輕，因此日兵可以多帶彈藥。

對於偽裝問題，日軍會子特別注意。在中國中部所用土黃色的制服，在馬來亞改爲綠



色，以適合熱帶叢莽之顏色。在非島，麥克阿瑟將軍部下捕獲之日本傭兵，從頭至尾，完全綠色，即使臉和手部，亦塗成他們所隱蔽的樹林的顏色。

對於衛生和飲食，亦同樣的注意。作戰部隊之士兵，每人發給一個堅固而非非常輕便的口袋，其中有這些東西：

一磅米、一袋硬餅乾、半磅乾糖菓、一罐行軍口糧、一袋提煉過的食品、維他命片、治痢片、奎甯丸、治芥子毒氣之藥品、綑帶、一罐用以消毒飲水之藥氣、一個電筒、一個防毒面具、一頂綠色發帽、同時可用來掩蔽頭部和肩部。一個較大的帳子，用以掩蔽身體之其他部分；爬樹用的繩索。

這份口糧，足夠維持一人在叢林中兩個星期之用——如能採食生蔬，自更可延長。在日軍的口袋中，尚有所謂「生力片」者，大約是一種不傷人的與香蕉，可有效幾個小時。此外士兵常有一具小型的無線電機。

因為長期和謹慎的準備，患病的人數甚少。在馬來亞的沼澤和叢林中，日軍雖只有極

後的裝備，却較之英澳戰士，更能避免腸胃病和瘧疾。

這些瑣屑的事件中，日本對於此次作戰準備之徹底，最爲明顯。他們知道香港海外必定佈雷，所以日軍當局聘請小池其人。他是世界最著名的游泳家之一，曾在一九三二年洛杉磯的奧林匹克中得到錦標。小池訓練了一隊人員，一天晚上，躍入香港海中，涉至深雷所在之地，以來復槍射擊，使水雷爆發。如此，進攻之日軍，越過海峽，而在島上登陸。小池這件任務，非得要經過數月之久的練習不可，這又是證明日本久已準備攻難英國。

爲了模倣土著漁船，日本在馬來亞會用布帆偽裝其小艇，故意露出曝曬。在馬來亞和菲島，日軍均曾有效的使用爆竹，以欺騙敵人。在呂宋，他們常在叢林的小徑上，遺下自來水筆，這些鋼筆與手榴彈連接，拾取者即喪失其生命。在任何前線，日軍善於利用其與土人外貌之相似。在緬甸，這使每一個緬甸人成爲可疑。在菲島，這把戲也不斷的生效，直到美國前兵在口令中加人許多「L」音之時，日本人常犯「L」發音爲「R」而被識破。在菲島，日本的機關槍實亦表示投降，而當美軍露出身位時，他們又立即射擊。

諸如此類，實不勝枚舉。正如其他日人所爲之一切，進給我們的教訓是：日本人甚肆無忌憚、殘酷、勇敢，並富於幻想。他們不是一個可以忽視的敵人。

關於納粹在挪威、法國、荷蘭的特務人員已傳說着許多驚人的故事。但與日本第五縱隊工作之範圍激廣比較起來，他們實算不了什麼。容貌和善，滿腮銀鬚的頭山滿，很可能是有最大第五縱隊的組織者。

約六十年前，頭山滿熱中於日本統治世界「使命」的觀念。當他的親信屠殺了蘇俄行事謹慎、愛好和平的政治家以後，他被認爲是日本政治上一個有力的人物；日俄戰後，頭山滿的視絛轉到中國和亞洲的其他富庶地帶。從這些國家來的革命派和反蔣政府者，常逐彼之居所避難。中國人、菲律賓人、馬來人、暹羅人與印度人，萃集其所，獲得金錢與鼓勵，從事推翻現政權之工作。他做東道主所下的投資收到很大的利潤。

從前中國，到過他家中的，有孫逸仙博士，蔣介石和汪逆精衛，該時都受其腐敗而殘酷的政府從事鬥爭的革命家。其中，汪逆爲今日日本在中國的第一號傀儡，他去年訪問東

京師，見趙首相以後，即拜訪山滿。山滿處，又有雷摩斯（Romero Ramos），菲島沙克達立斯打（Sardalis）飯黨之首領，以及李加國將軍（General Artemio Bernaldo），以前菲島和美團對抗的叛軍將領阿格那達（Agnelada）的主要助手之一。現在，這些人均在菲島爲日本人從事反動工作，山滿的緬甸籍友人——包括宇素（Uso），被囚勾結日人，企圖顛覆政府，今年已爲英人處禁。從檳榔嶼與新加坡之內，山滿的工作人員，現在對於澳洲與印度做廣播反英反美之宣傳。

道八十九歲的老人，對於美國西岸，夏威夷和菲島的大量日本居留民，特別注意。在菲島，第五縱隊的份子包括老練的日本居民以及菲島活動的秘密團體。菲律賓的海岸，已被日本「漁民」擄掠多年。本國的侵略艦隊即由此等「漁民」引導，他們現已換上海軍制服。日本轟炸機襲擊美國根據地時，有幾架裝置於高射砲陣地附近樹林中的鏡子，予以指示。在燈光管制中常有燈火將目標顯示給敵人。在達佛（Davao）有二萬日本居民，日本登陸部隊內，後來便有這些人來參加——現已穿上陸軍制服。在馬尼刺北三百英里之維干

(Vigan) 一個一度爲小店員者，突出現爲一名陸軍大尉，當日軍開入市鎮時，彼立即被任爲伊洛克斯·塞爾省 (Ilocos Sur Province) 之軍事總督。成百的日本店員、理髮師、牙醫——依照一個宏大的侵略計劃——在所有侵略者的佔領區中接收當地政府。

日本每一次的行動，均經過長時期徹底的準備。例如，日本在菲律賓的士兵，持有新印的非律賓鈔票。這些鈔票的圖案，印刷和分配，至少需時六月。這是說，至少在去年六月，日本已在準備進攻菲島。

更可驚的，爲第五艦隊在英屬馬來亞之成就。侵略的日本前哨部隊，不止一次是由於馬來人之引導，毫無阻礙的越過英軍防線。日本軍用地圖上之沼泽、叢林、鹿田，較之英軍之地圖，更爲詳加。日軍攻下的任何重要市鎮，不到四十八小時，傀儡組織立即出現。這又證明其長時期而完善的準備工作。

我們必須要祛除一種觀念：即日本是一個容易對付之敵人，他們絕不能戰勝美國。但我們要準備反攻予以打擊。非常可能的，在此後三個月內，日本之潛艇與巡洋艦將活動及

於南非洲海外；一個日本大將會盤踞於新德里的總督府中；或是旭日旗，會招展於澳洲大陸之上。假若得日軍師亞洲之企圖實現，則待他獲勝之機會，將較吾人更多，美人務須及時奮起。

本洋財守控算

七二

6. 日本打勝仗的祕密戰術

Cecil Brown 著

李宜培 譯



日寇在馬來亞，非作實，荷印，  
緬甸的勝利，並不是倖幸的。它的軍  
隊究竟有什麼秘密戰術，使盟軍屢戰  
屢敗？

一九四〇年，日本海軍情報課某軍官寫了一本「求取勝利」的計劃報告書，其中有如下的評語：「日本能夠忍受持久戰，也能忍受任何一切，但它希望能可能的速戰速決。」計劃書又指出：「日本認為速戰速決是良好的辦法，因為這樣可以避免消耗戰所引起的一切痛苦。」

去年十二月七日的日本戰略本在速戰速決，這無待官方的聲明而後明。那時日本不得不有迅速而遠大的行動，而且它必須立時獲得原料，尤其是汽油。它在最初十週內的進展，是世界戰史上前所未有的最迅速的成就。速戰速決已使日本有進行持久戰的能力。它已經獲得作戰原料。而在切斷滇緬路後，它已使中國的潛在作戰力量，較難發揮。

我們還不知道盟國將對日本如何大規模進攻，不過日本打勝仗的戰術，我已經親眼目睹了。現在我想把日本進攻的方式與方法，作一廣泛的描述。

日本在菲律賓羣島，爪哇及馬來半島北端作戰時，曾使用大小兩類作戰部隊。大的作戰部隊擁有一師團，約一萬五千人，另附傘兵一營，約一千六百人。士兵由運輸艦十二艘

至二十艘運送，護送艦隊則有航空母艦一艘或兩艘，巡洋艦六艘，驅逐艦十艘至十四艘，及潛水艇二艘至四艘。小的作戰部隊有士兵五千人，分載於八艘至十艘運敵艦，由航空母艦一艘，巡洋艦三艘或四艘，驅逐艦六艘至八艘，及潛水艇一艘或兩艘護航。

陸上根據地是日本作戰部隊行軍計劃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陸上根據地為飛機的集中點，而陸上飛機則與母艦的飛機可取得合作。陸上基地通常擁有飛機七十五架至一百架，一次出動襲擊的飛機通常為大型水上飛機二架，驅逐機兩三架與重轟炸機三四架。此外，作戰部隊至少擁有母艦上的飛機四十架。假若有航空母艦兩艘，它的飛機數量也就增加一倍。

日本作戰部隊的職能可概述如下

作戰部隊於可能時，先集中於距離攻擊目標不到四百英里的地帶。日軍以四百英里為最險的距離，並認這個距離極適於發動其常用的拂曉攻擊，因為出擊部隊可以在白晝從有掩護的基地出動，在最初二十四小時內的大部時間裏，仍可以在有掩護的海面上航駛，直

到黃昏時節才駛入危險區，直到次日拂曉時可以發現其目的與預限。

進攻部隊出發前，先以潛水艇一艘或二艘出外巡邏一週。偵察機隨後也飛往附近目標攝影及偵悉敵軍的集中地帶，並決定敵人高射部隊與戰鬥機抵抗力量。偵察的行爲其實是一種餌，引誘高射部隊發炮並使戰鬥機隊出動，而且還可以探悉敵人在應付未來進攻時計劃如何。

日機第一次飛新加坡偵察時，英軍司令部下令軍港四週的竊集高射部隊，故意停止發射，以免洩露高射砲的位置與其應付真正大規模空襲時可能發出的火力。

#### 轟炸攻擊

潛水艇與空軍偵察完畢，並用無線電向期待中的總部報告後，真正的轟炸攻擊就開始了。以陸上管根線地的重轟炸機作高空飛行，往往並領戰鬥機的掩護，其使命在搗毀對方的飛機與機場設備。

作戰部隊實施進攻的次一步是自總集中地派出第二次的偵察機隊。這一次的目的在

日本打勝仗的祕密戰術

確定其位置，以便投下燃燒彈。投下燃燒彈的計劃，但飛機投下燃燒彈時，往往會因飛機先投下小傘，以致燃燒彈不能準確。在菲島作戰的時候，當有小傘常在飛機前半小時投下。有時轟炸機投下第一枚燃燒彈目標上空時，也先投下小傘以探測風向，使轟炸人員知所遵循，但同時在地面上發射的高射砲手也因此得到暗示，而加緊備。

氣候常常使二次行動的預示。未幾敵轟炸機就以二十七架的大V字形或五十四架的雙V字形出現上空。它們來自陸上基地或航空母艦，甚或是從兩處同時起飛的。其進攻目的純在毀滅地面的設施，至於成功的程度如何，則視隊形之是否集中，與轟炸的猛力及其迅速以爲定。

在泗水某次記者所親歷的空襲中，日機係分由陸上基地與航空母艦同時出動的。那次敵機獲得了突襲的成就，向泗水軍港俯衝而下，距地僅二十五英尺，轟炸該城並掃射四艘荷蘭與美國的巨型水上機。他們破壞了一架多尼爾(Dornier)式飛機，一架荷蘭P.11和兩架美國P.40式飛機；地面上的其他飛機，也起火燃燒，其中大部爲P.11式飛機。其後

敵人對付馬尼拉的厄可拉斯機場上的美國飛行堡壘與峇里（B-1）島上的盟機，以及對付帝汶島古邦的澳機，都會使用這種勇敢的低空轟炸。

進攻過程中的轟炸階段往往需時一日或兩日，甚或兩日以上。同時，業巴集中的海空軍主力，若「準備」工作經過良好，便開始自遠處出動，以便實行真正的攻擊。同時，轟炸部隊必不斷猛炸一切敵方可能據以發覺主力部隊的敵人空軍基地，在轟炸階段的最後時期，轟炸機每由陸上與航空母艦的戰鬥機嚴密保護。

現在作戰部隊的主力開始真正進攻了。驅逐艦先在距岸半英里的海面確立陣綫，長約五英里。三四英里外則為巡洋艦。驅逐艦隊與巡洋艦隊之間是運輸艦隊，運輸艦隊中間則有二艘航空母艦。日本驅逐艦裝有一種特製的砲，可以像榴彈砲似的曲射。發射的目標就是偵察機早前探測出來或利用開羅探悉出來的敵方海灘後面的砲台。等到艦隊更迫近海岸的時候，機關槍也開始發射了；用於運載軍隊登陸的小艇遂乘機下水。於是旧軍就像一羣水蚊子似的擁向岸上來。

登陸配備

日本用於載軍登陸的小艇計有九種，分爲大小兩式。大的用鐵板建造，每艇可裝載配備齊全的士兵六十名至一百名，每小時速度可達六海里至八海里。最近幾次戰役證明許多小艇都有避彈裝甲的設備。艇首的小門可以向前翻放，使其成爲一條兩邊有所掩蔽的過道式階板。

日本發明了一種專用於運送這種小艇的「登陸艇運輸艦」，其排水量在七千五百噸左右。艦尾與兩側有若干像巨型郵船上行李艙口一樣的大孔，好用轉軸機將小艇放下水面。一種登陸艇運輸艦可載二十四艘大艇，一百二十四艘小艇，十艘武裝小艇及四艘快艇。

在進攻戰中，小艇也具有不同的目標。一部小艇裏的軍隊同傘兵一樣，也許負有奪取海灘附近機場的任務，以便日本驅逐機隊可以應用。他們達到目標後，立即以無線電通知戰鬥機集中地帶，由戰鬥機馳赴該處。小艇裏的發熱點也須運到被奪佔的機場，其中有燃料、高射炮、與用於探測敵機所在的無線電器具。

在入侵戰的初期階段，航空母艦上的戰鬥機與水上飛機俱出動掩護。它們不但要對抗任何阻止軍隊登陸的敵艦，還要轟炸並掃射岸上的守軍。

日軍奪得一所機場後，海軍的零式驅逐機立即據此為基地。修理機場的工作也馬上開始。此時入侵部隊的主力已經登陸，所以陸上戰爭也興發了，不過有的時候，陸上根本沒有抵抗，如爪哇若干濱海區然。在馬來新高打一役（按新高打為日軍在馬來之最初登陸地點），日軍係賴有數目上的優勢，即在印軍一團人的猛烈機關槍火網下，仍駛近海岸登陸。

新高打發生登陸戰時，一艘小艇剛剛駛近海灘，就有一個士兵站在艇首，腋下挾着一捲草蓆，首先跳上岸。他傍上海灘約十五碼處的鐵絲網——一種雙排角狀的障礙物。此時他那捲草蓆的用途揭曉了。他張開蓆子，鋪在鐵絲網上。另有士兵三四人也挾着蓆子。這幾個人自然都被守軍槍斃倒地，但他們却完成了任務。侵略者已可以攀上草蓆，用不着介意可以阻遏或延緩他們前進的鐵絲網。



日軍由海濱實行正面攻擊或堅守登陸陣地的時候，都抱着必死的決心，而不顧一切代價。第一批日軍倒地了，第二批跟着前進。這些受過特別訓練的日軍每次進行登陸戰時，總毫不躊躇地踏着先逝者的屍體繼續推進。

入侵軍主力發動正面攻勢之時，側面登陸與側面攻擊也開始了。日本的側攻部隊尤其在叢林作戰的側擊部隊，每分爲無數小隊，每隊二三人不等。分隊的目的在使敵人感覺對方實力強大的印象，使守軍發生本身已被包圍的錯覺。在新高打、關丹、雪蘭峨、緬甸與峇里島的各次登陸戰中，其情形莫不如此，在菲律賓賓嶼島的登陸戰中，也有一部份是如此。

登陸以後

海灘上的登陸地帶既已佔有，日軍即開始掃蕩戰。這種工作，或需兩三天之久。登陸的戰術至此結束，登陸部隊擄上岸上的小型發電機立即拍電向統帥部報告登陸成功，統帥部當即下令指揮次一步的作戰行動。

日軍進行狂鹿戰的成功，不覺其前敵的密探偵察嚴密。也是因爲他們沒有選我戰術的對手，所以他們顯得更兇猛。

日軍陸戰戰術中的最有效措置之一，是他們能特別利用舢板、漁船、與各種各式的小艇。他們對中國作戰時，都從本部運出這些小艇；但在馬來亞作戰時，則向沿海各地掠奪小艇，並利用馬來土船、舢板及帆船作戰。他們潛入各河流小溪，目的不但在奪取小艇，且欲利用內地水道實施滲透戰術（Infiltration Tactics）。在馬來北部作戰時，他們用竹槓架成浮筏，順流而下。

日軍受訓時，對於擷取營地小船的重要性一點，極爲注重。小船的利用，不但使日軍隨時得到迅速的運糧便利，且可欺騙守軍，因爲他們順流而下的時候，都是土人打扮。英軍在馬來亞作戰時，常不敢強奪土人的小艇，除非當地的中尉獲有上尉或少校的書面許可。現爲墮下囚的新加坡要塞守軍司令辛門思少將（F. K. Simmons）曾對記者表示：「我們所感到苦悶的

交納五鎊或十鎊的賠償費」。

日本對華作戰時，始終據信其使用毒氣的事實。每一將軍官都奉命消毀任何涉及使用毒氣的文件。日本人不稱它爲「毒氣」，而稱之爲「特種煙」(Special Smoke)。可是他們儘管嚴守祕密，中國與英國的軍事情報處仍得到許多詳述毒氣戰術的文件；中國人民自然更嘗到了日本施用毒氣的滋味。據現時所知者，日軍用於空襲中國的，是一種五十公斤的路易斯特與芥子氣混合物。(按：路易斯特 Lewisite 爲一種無色有毒之刺激性砒液，歐戰後美國曾大量製造，係美化學家路易斯發明，因以得名)。此外，他們還備有各種用以進攻的毒氣武器如臼砲、手榴彈、毒氣砲彈與地面散佈器等。軍事觀察家認爲日人已一如德人，隨時準備發動廣泛性的毒氣戰。英美現在自然也已準備好了。

#### 日軍的侵略武器

日本曾發明若干小型近代武器。珍珠港之役，發現他們有一種僅容兩人的潛水艇。還有一種稱名爲「石川島」(Ishikawajima)的小坦克車。第一種發明於一九三二年，重三

機身長十英尺，高五英尺，可容駕駛員與發射手各一人。車身之小，可以駛進任何縫隙，其小砲塔上置有機關槍一挺，槍軌與大坦克車相似，每小時速度有三十英里。第二種型式發明於一九三八年，重量與大小和前一種相同，但可容駕駛員一人與發射手兩人，內裝機關槍兩挺，每小時可駛行三十三英里。

一九三三年，日本開始造一種重七噸的六輪裝甲車，在公路上每小時可走二十五英里，但有特別的構造，可以在十分鐘內，把輪緣改換，使其成爲鐵路上的裝甲列車。車上附有四部圓入車身的起重機，所以在極短的時間內，換取車輪。在鐵軌上每小時可駛三十七英里。每車裝有機關槍一挺，兩旁並有隙口，以便步槍或輕機關槍向外發射。這種裝甲車可用木炭或汽油爲燃料。

日本的工兵，在對華作戰時，已表現其很高的標準，而在馬來一役，他們的表現也很顯著。英軍撤退時所破壞的橋樑，在很短的期間內就被他們修理完好，有時還是在相當猛烈砲火下完成工作。其次英軍自馬來吉隆坡以南撤退，並宣佈橋樑俱加破壞，公路也已

經阻塞，可是第二天英軍的公報又說英機曾掃射向公路推進的日本軍車千輛，這條公路就是二十四小時前英軍所破壞的那條路。

日本入違能夠在六小時至十八小時內修好一所慘遭轟炸的機場，使其恢復作用。馬來的人士在槍口威脅下，強迫被徵從事苦役，或用沙土填補機場跑道上的彈坑，或擴充原有機場，以備日本重轟炸機的利用。

#### 充分的準備

負責鞏固機場的部隊帶有無線電偵測器，可以探測六十英里至一百英里外的敵機行蹤。他們還帶着無線電器材，以接收附近英美機隊所發出的電訊。日軍並攜帶預先造好的布棚，在二三日內就可以張起來。其他如燃料、高射炮、探照燈、零件以及原有機場上因遭破壞而缺乏的物件，也無不帶到場上應用。

上述那除的工作固不足為奇，但遠東戰爭中最惹人注目的事情，就是日軍修理機場的迅速。此據說：日軍在今天佔領一所為來機場，第二天就可以從機場上派遣驅逐機幾架

距離僅二十四英里的焚燬。

日機在各線進行轟炸時，總具有三項特點：第一，集中力量實行空襲；第二，用飛機俯衝投彈並掃射軍隊，利用上次大戰時進攻前線以重砲轟擊的同一原理，以擊潰敵軍的抵抗力；第三，有時是實行極準確的轟炸，有時却是濫炸。這一點是很奇特的。

論到第三點，有兩種解釋。第一是日本的轟炸機隊，或許是一些訓練極精與一些訓練草率不精的轟炸員與駕駛員滲雜而成。第二種解釋或許是，日本轟炸機未必全有瞄準器的裝備。我們曾發現既有領隊機備有瞄準器，至於其他飛機則跟着領隊機投彈（日本以外的許多機隊也往往如此）。菲律賓的美菲高射砲火很快的就發現了這種秘密，所以他們的最初目標總是領隊機。

日軍作戰時，在組織及管理方面，極為簡單。都用簡短的口令，用最直截了當的語句指出所聚進攻的確切目標。日本人所受的教育，使他們認為在戰場上為天皇而死，是件神聖的光榮。征伐戰役均證明日軍有兩項主要的優點：士氣之旺盛與進攻行動的著重。日軍

因爲在戰場上始終勝利，所以這兩項優點，也正發揮其最高的作用。這種日本每戰必勝的觀念，實肇始於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戰爭。

④ 日本軍中的每一名士兵都瞭解初步準備的必要，然後由各個部隊通力合作，向最高峯——最終的衝鋒（Final Assault）——邁進。在最終衝鋒的時候，他是一個瘋狂的人，既無憐憫心，也不肯俘虜敵軍。他祇是一名瘋狂的劍子手，用匕首與刺刀亂斬亂砍，而其目標則在全部消滅與他對抗的敵人。他毫無鬥爭的道德觀或人道觀；他所受的訓練就是在衝鋒時如何殺人。別人告訴過他，要殺盡敵人才能造成日本的勝利與個人的光榮。

日本士兵常受到一種「智力上的維他命」的注射：蔑視敵人。日軍毫不費事的取得勝利，益增加他們這種態度。其實這也是日本作戰主要武器之一。

日軍這種包圍戰術與滲透戰術的訓練，已經有好多年。他們從馬來半島而下，倭入緬甸及爪哇時，曾表現出耐勞精神與體力剛強，使他們能在叢林池沼與稻田區域施行包圍戰術。他們自備足夠的糧食，像小孩子般的爬上樹梢，甚或像泰山般的墜

在飛機上，以便包抄敵人。

日軍在馬來作戰的時候，常穿土裙（Sarong），樣式，質料，與包裝的格式無不與馬來土人所穿的裙子完全一樣，但裙子底下却藏着一枝輕機關槍。有時他奪了人家一輛自行車，再拿着一個上市場的竹籃騎在車上，偽裝一個入城的土人。

新加坡流傳着一個故事（可是我不能從官方得到證實），謂日軍扮爲華僑的預備隊，向馬來某機場前進，因而將它佔領。他們用一輛華麗的汽車，載着一口紅漆的棺材，上覆精緻的帷布。車上還放着一座狗像，頭系死者是男性，後面跟着一大隊送殯者，有的吹奏樂器，有的手持中國式的燈籠與靈場死人的對聯。但他們走到機場的時候，立即從白長袍裏抽出輕機關槍來。

日軍每濫用白旗。他們在菲律賓及馬來時常以幾名士兵持白旗前進，待走到對方哨隊的時候，就抽出輕機關槍向敵人掃射。

#### 日本的戰鬥員

日本部隊像狗咬人



每一名日本士兵都奉命不准投降，並且時常得到警告，說他被敵人俘虜時，必立被槍決。日本士兵很相信這種說法；因為日軍對俘虜就是如此。日兵是很能幹的戰鬥員。他容易受指揮，謹慎地照顧自己，照顧武器，制服與配備。在體力方面，他們很剛強，受過精良的訓練。他們能忍耐苦勞，因為日本步兵多半是農民出身，但從城市裏來的士兵，體格也還不壞。

日軍為深入馬來叢林並避免酷熱的氣候計，放棄了重達四十磅的行囊與大部軍服，而改穿短褲，襯衫與膠鞋。反之，英軍仍保留其原有的軍服與全部配備。馬來戰役快結束的時候，一部英軍也放棄其笨重行裝，澳軍也裸着上身深入叢林搜索日方的滲透部隊。但最初懂得適應作戰環境的，還是日本人。

軍中的暴行（指軍官對士兵的暴行）是很少的，但這種現象同日軍向對方軍民所飾的野蠻放縱行為，不能混為一談。士官與下級軍官對於長官，普通都具有忠實而守禮的態度。對於士卒也很和善公正，少有粗暴的舉動。日本下級士官的缺點在於他們缺乏豐富的經

驗，他們的平均服役年限祇有四年。

聯隊長大部是中軍階級出身。尉官與少佐階級的軍官都是行伍出身的。他們大半是從十七歲起，就受到軍國主義的教養與侵蝕，他們固執，對於一切也做得澈底，所以外籍軍事觀察家認為他們沒有理想力，說他們智力遲鈍。日本參謀本部的一般軍官，都缺乏理想力與組織的本能。他們祇是嚴厲訓練下的產品，具備軍人的能力。

歐戰發生一年後，日本陸軍的組織，曾加以重大的改革，其中最澈底的改革是使所有參與戰鬥的軍官，取消其不同的名目與職位上的標記符號，俾無地位上的區別。異嘗之，自一九四〇年九月起，日本軍官除憲警與軍醫官外，都成為軍官集團之一份子。一名軍官就是一名「陸軍官佐」，而沒有以前步兵官佐，騎兵官佐或空軍官佐等等之分。這樣一來，日本軍官人員遂具有更流動的組織，假若從某一部門的軍官調到另一部門服役，也可以避免調動上許多官樣文章的手續，而且他國的情報人員也難以再從軍官的區分上來辨別軍隊的行動。

日軍的摹仿性

軍事觀察家相信，日本陸軍的改革係暗示若干部門中軍官的缺乏，或許是坦克車隊與航空部隊中軍官的缺乏。日本遣派代表團赴各國參觀後，已於去年十二月七日之前，將各該部門大加補充。日本代表團盡力採取德國及其他各國的優良辦法。戰事即將發生時，有位英國軍官在新加坡對記者說：「你該曉得，日本的陸軍，有一種摹仿他人過去所有的習慣，屢驗不爽」。

日本人在過去以及今日都表現其摹仿他國武器與技術的能力；不但摹仿，而且進而求其改善。他們能建立各部隊間的聯繫，並鞏固其陣地，藉以進取第二目標，而其推進的迅速，尚非德軍在比荷德的進展所可及。日方以魚雷機轟炸英主力艦「却敵」號與「威爾斯親王」號所表現的技巧與組織力，德國人與英國人都未曾表現過，甚至未曾想到這一步，可是日本人利用魚雷機從事轟炸，則係摹仿英德。

不要因為看到日軍的紀律而就認為他們是軍人的表率。我們還得認清許多其他事實。

這些事實不但是太平洋戰爭以後才發現的，而是日本對華作戰的時候就有了的。日軍執行任務時的紀律固然很好。可是一到任務完畢或開到後方的時候，他們的行為就充份表現其傳統的個性：殘忍而放縱，士兵所犯的暴行與公然強姦婦女的舉行，軍官從不設法制止。日軍認為這是他們應得的勝利「權益」。他們得不到其他勝利戰果的時候，也就表現這種蠻行。舉一個例說，日軍在婆羅洲塔拉干（Tarakan）登陸後，發現當地的採油設備俱經英勇的荷人破壞了，於是就槍殺許多人質並強姦許多荷籍女看護以洩憤。

查那禁裏及戰場上，士兵的個人衛生與清潔是很注重的，可是士兵仍有違反禁令狂飲污水情事。同樣地，他們違反禁令隨處便溺，而不肯尋廁所。日軍對於女人與飲酒，總是放縱無繩的，所以軍中患花柳病者之衆多，並不輒於國內。

日軍在進攻時，是極好的軍隊，但一般軍界人士都相信，他們在防守或撤退時，是很脆弱的。日本士兵有勇氣，但遇到被包圍或失敗的時候，也會發生極端的恐懼感。在幾次戰役中（例如菲律賓宿務島戰役），日軍遭受對方強力的猛襲時，往往陣吟啜泣。假若日軍

在極大的壓迫下，而不得不向後撤退時，他們就很有陷於潰敗境地的可能。他們所以沒有受過撤退技術的訓練，或許是因爲自信本身攻勢力之強大，認爲對方決不能戰勝他們。日軍在中國作戰，證明他們不曉得作有秩序的撤退。英國某知名戰術家曾對記者稱：「他們遇到突襲或處於不利的地位時，就缺乏主動力」。

巴丹戰役更證明日軍經不起突然的挫敗。有次美軍向其據點的日軍實行正面猛攻，結果日軍棄下武器，奔到陣後一百碼外一百五十呎的高崖，全部墜崖自殺了。

7. 珊瑚海戰記

Stanley Johnston 著

谷 煥 昆 譯

日軍佔領爪哇後，繼續向南進迫，企圖一舉佔領澳大利亞。三月中旬的珊瑚海海戰，使日本艦隊蒙受重創，日本的南進攻勢，才為盟國遏住。

五月一日，在離滿地羅港兩星期以後，「勒克星敦」號 (Lexington) 和他的屬僚艦洋艦隊遂便到達珊瑚海，和另一隊同樣的美國艦隊碰頭——另一艘航空母艦，帶着許多巡洋艦和驅逐艦。

在全部海程中，我們的偵察機都曾發出二百哩以外的各方向海面偵察。現在這些偵察機數目更增加了。五月三日上午，據偵察報告，發現日本的偵察機。我們聽到鐘——鐘——鐘，鐘——鐘向鐘聲，夾着一些喇叭聲，這是叫各人各就崗位的號令。我在無線電聲裏聽到天空中的偵察機彼此間的談話和跟軍艦的談話。飛行員們有一套他們本身的密碼，以傳遞情報，他們都是一對一對出動巡邏的，每一對都有一個女人的名字。

當天下午，當我們經過所羅門羣島的時候，有一架偵察機告訴航空母艦說：

「甚思 (Sally)——女人的名字，該偵察機自稱」通知母艦：杜拉吉港 (Tulagi) 附近 (9) 有集中的敵方船艦。」

聯合艦隊司令傅塞徹海軍少將 (Fleet Admiral Frank J. Fletcher) 和「勒克星敦」號



一隊的司令費奇海軍少將 (Rear admiral Anbery Fitch) 作短期間的會商以後，便發出命令：「高速度航行」。當薄暮來臨的時候，我們是以每小時二十五海里的速度向北航行，在黑夜期間儘可能接近敵人，以備發動一個破曉的攻擊。

在黎明之前很久，我們便被鬧醒了。飛行員們都接到最後的指示：「從你們行將起飛的地方，正北一百二十哩之處便是杜拉吉港，越過島上六千呎高的山峯然後向南俯衝攻擊日方的目標。」

第一批道格拉斯偵察轟炸機十八架在上午六時十五分起飛，幾秒鐘以後，十八架重型俯衝轟炸機跟着昇空，最後起飛的是道格拉斯魚雷投擲機十八架。

這些飛機飛越薩杜拉吉港的山峯的時候，恰好迎着初昇的太陽。他們看見下面的港灣內有許多運兵船和輔助船隻，重巡洋艦一艘，輕巡洋艦兩艘，驅逐艦四艘。其中有三艘驅逐艦泊在一艘水上飛機供應處的旁邊。許多駁船正在運兵登岸。

在航空母艦上的我們，可以聽見各飛機中隊長沉着的聲調，正在選擇港內的目標。然

後又是各機俯衝時引擎的吼聲，最後轟炸聲使一切聲音都聽不見了。半小時以後，第一批飛行員回到艦上來。

「這一次出擊完全出乎日人意料之外，」其中一個飛行員告訴我。「他們的高射砲一彈也沒有發。我們的目標都是靜止不動，決不致炸不中。至少有重磅炸彈兩枚炸中那艘重巡洋艦的甲板。該艦立即開始下沈。泊在一處的水上飛機供應艦和三艘驅逐艦也中了兩枚魚雷，當濃煙消散的時候，有一艘驅逐艦已沈入水中，另有一艘也在傾覆。」

各飛機加油以後重新起飛。二十分鐘以後，我們從無線電中可以聽到一個俯衝轟炸機隊的中隊長在喊：梅苗（Hans——女人的名字，該機自稱）通知母艦。道處港口的情形你們該來看看。水上飛機供應艦和驅逐艦已經不見了——沈沒了。巡洋艦和運輸輪各一艘正在開出去。我們將予跟蹤追擊。」

幾秒鐘之內，逃出去的運輸輪也被炸沈了。巡洋艦也因後給中彈，中止航行，似乎也沈沒了。

到了下午，我方飛機發現兩艘巡洋艦並行航駛。它們都在曲折前進。其中有一艘突然改變方向，和一枚魚雷並行，因而避免了這枚魚雷。不過美方的俯衝轟炸機又飛過來了。結果，這艘巡洋艦不能再航駛，而傾側於一邊了。

各機又回航空母艦加油並加裝炸彈。它們又趕上了第二艘巡洋艦，把它轟沈。然後它們又發現一艘孤零零的驅逐艦，改方艦隊中的惟一獲得逃生者，在急行脫逃。當他們最後看見這艘驅逐艦時，已在停止狀態，船口冒出蒸汽和濃煙，油類從船身的裂口處噴噴噴噴。

在十一小時的期間，我機在敵方軍艦運輸船十五艘中毀其十四艘，還毀了許多輔助船隻。這在一次持久轟炸中所造成的紀錄是前所未有的。我們却未被敵人擊落一機。有三架飛機因為飛行員太熱心了，在空中停留超過油料所許的時間，結果降落時飛機都墜毀了，不過機上人員全都獲救。

在以後的兩日內，我們便向南航駛。各艦都加裝燃料繼續巡遊。五月六日下午，我們

的偵察機發現東北距我們二百五十哩之外，有日本航空母艦兩艘，重巡洋艦四艘，驅逐艦十多艘。

傳察徹立即下令空母艦隊掉頭來，向敵急速開行。第二日上午偵察機發覺日方空艦在米西瑪島（Misima I.）附近。

我們派出魚雷攻擊機二十四架，俯衝轟炸機和偵察轟炸機三十六架，又派出戰鬥機十六架準備和日方的防禦巡邏機週旋。

「勒克星敦」號的擴音器是和各飛機間的無線電通訊相聯接的，所以我們有一般時間可以聽見指揮和說話的聲音。以後因為距離漸遠和受天電的騷擾，聲音漸漸小下去——飛機已經逼近一百六十五哩外的敵人了。

突然傳來一架偵察轟炸機上狄克遜少校（Lieutenant Commander Boh Dixon）大聲而清晰的叫喊：「抓着一個平頂的了！」這是海軍航空員於擊沈一艘航空母艦時的聲響。狄克遜的消息使全艦發生反響，從艦首到艦尾都騰起歡呼。

狄克遜以後又把發沈這艘航空母艦的情形告訴我們。「我們飛臨該艦之一萬二千呎的高空。當我們垂直俯衝的時候，敵方的戰鬥機也跟上了我們，當我們衝向敵航空母艦的時候，這些敵方戰鬥機也跟着我們一同俯衝。」據其他十幾位飛行員說，雖然有日本戰鬥機的干擾，狄克遜的俯衝是非常良好的。他的五百磅炸彈一枚擊中航空母艦的中央部份，在他的後面，也有兩個飛行員投彈中的。

偵察轟炸機的俯衝引走了敵方戰鬥機，所以重型的俯衝轟炸機和魚雷投擲機飛到的時候，一些阻礙也沒有。「以後的幾分鐘簡直是無法形容的，」當勃特萊少校 (E. Brennan, Commander Jimmy Flitely) 告訴我，「這些重型俯衝轟炸機炸毀那艘航空母艦的景象簡直太驚人了，我看了週身起雞皮。他們以三四秒鐘的間隔，一架跟一架的俯衝轟炸，炸彈的爆炸簡直把那艘大軍艦炸裂了，各部份都轟然起火。」

魚雷投擲機又以十二枚魚雷直接命中，使它傾覆，炸成碎片，三分鐘後自行沈沒。

「這些一切都發生得太快了，」一個飛行員說，「當我看到俯衝的時候，我發現我的

炸彈已經不需要再投了。我們選中一艘巡洋艦投下去。「他的炸彈剛好擊中那艘巡洋艦的甲板，發生一道耀眼的閃光，然後又是一聲猛烈的爆炸，艦身便落入波濤之中——被一枚炸彈擊沈了。

那一天黃昏時分，當我們一羣人站在甲板上的時候，昏黑中出來怪機九架。它們開亮了燈光準備降落。有一艘巡洋艦上的砲手却認出了這些是日本的飛機，便發砲射擊，跟着各艦的砲齊發，這些飛機便不見了。我還在納悶，假定我們允許他們降落的話，會發生什麼事情。

次日即五月八日上午八時十分，我們的偵察機報告，東北一百九十哩外有巨型航空母艦兩艘，還有戰鬥艦，巡洋艦和驅逐艦，我們再向敵艦隊開駛。九時三十分，我們的兩艘航空母艦便把轟炸機和魚雷投擲機派出去，還派出一批戰鬥艦，我們留着十六架戰鬥艦和幾架偵察機以資防護。

十時五十分，一艘偵察機傳來無線電警告：「卡蒂（Katy）——該機自稱」通知母艦。

正前方來了大隊敵機，在六十哩之外。「勒克星敦」號把所有剩下的戰鬥機和偵察機都放出去。

從遭圍攻時開始，事情發生得迅速而猛烈。首先，偵察機以急促的聲響報告：「敵機衝轟炸機和戰鬥機，高一萬七千呎，共有四羣，每羣九架。」「敵方魚雷投擲機正在六千呎上空穿過雲層，距你們八哩。」

根據我站在「勒克星敦」號邊聽施令的艦橋上潦草書寫出紀錄，當時是十一時十六分。十一時十六分半，各執護巡洋艦的砲一齊噴出濃煙和火燄。對空監視命在喊：「魚雷投擲機到了，在艦的左側。」艦長余曼（Oscar H. Brown, USN）轉身對艦手以一種普通話語的語調說：「猛力向右。」這行動是假手敵方魚雷以目標比較狹小的船尾。

當艦長說話的時候，我便看見好些細長銀色的日本單翼機，發得很低，散開成扇形，以高速度飛來。「勒克星敦」號一百門以上的砲位一齊噴出火燄。它們的爆炸，使我們處在郵份的真空中，不禁有些喘息。

十一時十七分。日本飛機一架直接中彈，火光一闪，便完結了。其中八架繼續向我飛來，當我們轉回的時候牠們也向左轉，跟在我們旁邊不捨，向我們飛來並發出魚雷。十一時十七分半。日機有兩架飛得真低，它們掠過我們的時候還俯衝一次，避兔相撞。我們艦首的一。一吋砲發砲聲中一架。我看看那枚明亮而淡紅色的信託彈穿過機身。日機剛好落在我們艦首，右側附近海上，由海軍陸戰隊操縱的艦首五吋砲，也以一顆擊中另一架日機，該機立即粉碎。

十一時十八分半。「勒克星敦」號在震動，一聲猛烈的爆炸激起一條水柱打上左舷。這是一枚魚雷。十一時二十分，轟！又是一枚魚雷。然後又有俯衝轟炸機飛來，一枚中彈炸彈落在艦首砲座附近的左舷甲板上，發出一片耀眼的閃光和一聲巨響。十一時二十一分，轟隆！又是一枚魚雷擊中左舷。艦的周圍都是幾乎命中的炸彈所激起的大水柱。我想：「聲音太多了，我簡直沒有辦法把爆炸聲個個分開來。結果反而像沒有聲音一樣。」十二時二十二分，轟！是第四枚魚雷。十一時二十二分半，轟隆！是第五枚，都打在左舷上。



我仰視着天空中的俯衝轟炸機。它們排成一條鏈狀，依次向下俯衝。一枚炸彈掉下之後，那架投彈的飛機便逐漸轉採水平方向飛行。它的機關槍和小鋼砲時刻在閃光，牠掠過「勒克星敦」號的甲板，不久即變成一粒小點，慢慢消滅了。

正在炸彈和魚雷交飛的時候，來了一艘黃色的小救生艇，艇上有一個我方的飛行員。當我們的軍艦在他周圍經過的時候——停下來是危險的——我用一副望筒的望遠鏡注視着他，看見他在他的同艦伴侶經過旁邊的時候，竟在向他們歡呼。最後他還是被救起來了。

十一時二十五分。又有七架魚雷投擲機出現，不過他們的攻擊卻沒有命中。十一時二十六分。魚雷投擲機五架出現。他們所投出來的魚雷也離開我們很遠。十一時三十二分。最後一架俯衝轟炸機掠過，所投的彈險些命中。局勢突然轉趨沈寂。戰事在十六分鐘內便完全了結。

「勒克星敦」號雖然受傷，還能跟着艦隊繼續前進。它向左傾側六度，不過把艦左邊的燃料油和水抽到右邊的高處去的時候，傾側便立刻止過來。不滿水的門戶使海水沒有

辦法從兩側灌進來。起的火不久也撲滅了。

一個半鐘頭以後，赫里中校（Commander H. R. 'Pop' Healy）來找余曼艦長報告，一切都已在控制之下，並且說：「我想，要是你必需再領受一些魚雷的話，你最好讓它們打在右舷。」

這艘軍艦的情況似乎極佳。回來的飛行員們甚至還不曉得它中了彈。不過在下午二時三十五分的時候，忽然一聲猛烈的爆炸。這是汽油管因作戰時受震滲漏，所化的汽霧發生爆炸，赫里中校被炸斃命，還死了等於在戰中損失之半數的人員。「勒克星敦」號的命運也因此決定了。

起了火，引起更多的爆炸，慢慢的這艘巨艦變成火燄地獄。

艦上飛機的四分之一——完全燒燬時——飛到另一艘航空母艦去了。最後到了五時十五分，費奇少將對余曼艦長說：「我想現在是讓章兒離艦的時候了。」

棄船的時候，沒有慌亂，沒有爭奪，一個人都沒有丟失。我和幾百個人都沿着一條繩

子滑下去，兩分鐘以後便被一艘捕鯨船救起。余曼艦長是最後離開「勒克星敦」號的一艘。過了一會便有一艘驅逐艦對它發出三枚魚雷，於是它便慢慢下沉，一直沉到水裏去以後還保持平衡的姿態，絲毫沒有傾側。「它始終是高貴的！」有一個軍官在感嘆。

「勒克星敦」號在它的最後一戰中還是得足價失。來襲的敵機一百零三架中被我們的戰鬥機和高射砲擊落四十三架。而且當日機來襲時我們的時候，我們的飛機也穿過雲霧和雨點，猛烈襲擊他們的軍艦。

日本航空母艦有一艘被「勒克星敦」號的飛機所投落的炸彈和魚雷擊中。砲領一個戰鬥機中隊的葛萊森上尉 (Lieutenant Noel Graylor) 曾經看見那艘航空母艦燃燒極烈。另一艘日本航空母艦也遭我方另一艘航空母艦的二十四架俯衝隊炸機攻擊。他們命中了七彈，其中有一彈也許是這五日的全部戰爭中最輝煌的戰績。

飛行員中有一位鮑爾斯上尉 (John I. Powers) 曾經告訴他的同志們說，他一定能夠重擊去炸一艘日本航空母艦，任何犧牲在所不惜。有許多人看見鮑爾斯的俯衝。

他繞着飛機一直向那艘航空母艦的甲板衝去，一直到了距離五百呎的地方才投落炸彈。這一聲爆炸粉碎了那艘母艦，連鮑奇爾斯的飛機也震碎了。

「他是曉得他在幹什麼的，」和他共同作戰的一位飛行員告訴說，「假如你衝到七百呎左右再投彈，爆炸常常會把你炸死裏頭。這就是說你投彈的時候不能低於一千呎。他的機位距該艦五百呎，炸彈落發時也許在三百呎以下。他是想決定命中，連自己犧牲也不顧。」

有許多歸來的飛行員告訴說，他們墜沉了一艘日本航空母艦，另一艘也被火籠封住了。海軍公報說珊瑚海戰中僅擊沉敵航艦一艘，實在過分慎重。

珊瑚海一戰是日本艦隊所受的第一次大敗。總計，日本艦隊沉沒者有二十三艘。戰事完全在空中進行；海面艦隻從未碰過頭。這種作戰方式在歷史上實為空前創舉。

太平洋戰爭速寫

一〇六

8. 中途島海戦記

山本五十六の記者著  
張健譯

日寇一時打不下澳洲，便轉而西  
進，想把美國的勢力驅出中太平洋。  
六月上旬，發生了中途島會戰。這次  
役役是全部太平洋戰爭的扭轉點，日  
寇的大敗，使美國可以改守為攻。

六月三日，敵偵察並轟炸阿留申羣島上的美國海軍根據地——荷蘭港，可是不久就發現，這是敵人的奸計。他們想轉移美國的目標，使對他們真正攻擊的戒備鬆懈。六月四日，就在中途島附近發見敵艦隊兩大批。下面是一位親自參加過這戰役的國際新聞社記者的記載。戰爭發生時，他正在一艘航空母艦上。

「六月四日拂曉前，我們的海軍巡邏飛機發現在西北方面有艦隊在月光下向中途島進行，這是敵方的攻擊主力，一共有二十艘左右的軍艦，包括四艘航空母艦、以及戰鬥艦巡洋艦、和驅逐艦。前一天的下午，也有敵艦二十艘，保護着一些運輸艦和供應艦，從另一方面向中途島進行，當被我潛水艇發現，陸軍的空中堡壘立即出發迎擊，結果敵艦逃逸。」

「六月四日黎明時，我們的特務艦隊出發作戰，我們的計劃是，在日本飛機襲擊的時候，乘其不備，而攻擊敵方的航空母艦。」

「事先我方就先把敵人的航空母艦消滅，然後再把它其餘的艦艇一網打盡。據報告



，日本的轰炸机和戰鬥機攻擊中途島並未得逞，僅僅在機場的跑道上擲了一個未炸的炸彈。我們由海軍戰鬥機隊衝該島，和敵方的「零」式飛機作殊死戰，使敵人遭受了重大的損失。

「上午八時半，我們開足馬力，向敵艦前進，準備隨時從母艦甲板上送出飛機。下面一個命令係向那些準備出發的飛行員發的：「攻擊時願注意：每隊集中轟炸一艘母艦。駕駛員登機！我們的飛機在陰暗的天空裏，一起飛向西方。」，找尋敵人並不容易，可是不久——許多飛機即發現有三艘航空母艦正擁着大批戰艦進行，第四艘日本母艦不知為何卻脫離了大隊，也許是為雲霧所遮。

「在我們的船上，等了好久，從無線電聽到指揮官從飛機上發出的命令：「攻擊，立即攻擊！」我們又聽到各種聲音。顯然，他們在混戰，俯衝轟炸機怒吼的向敵艦投彈，魚雷飛機衝過了高射炮的火網。我們聽見：「你攻擊左邊的那一艘，我攻擊右邊的一艘，攻擊，攻擊，你照顧着那一艘吧，炸中了艦隻了嗎？那邊也起了火。——」

事後，飛行員飛回母艦，親自告訴我，他們被彈炸中了敵艦，炸起了大火，一個中隊是平心靜氣的說：「我看見那些敵艦被炸得四分五裂，炸得和魚雷機炸中，炸的技巧真是巧妙，我看見敵艦的母艦為魚雷和炸彈炸中，母艦全身起火爆炸。從上面看起來，火光中間赤紅，旁邊却發出美麗的粉紅色，活像一堆剛加過木柴的野火，爆炸聲極大，顯然是油庫和火藥庫均已着火，另外一艘母艦也是黑烟冲天，底下全是火光，第三艘母艦燒得太絕了，簡直看不出艦身的輪廓。」

「當天下午，我方偵察機又瞥見三艘敵方母艦在一堆兒，仍在燃燒中。第四艘航空母艦未發炸中，它在下午二時送出飛機，轟炸一艘美國母艦（按即係約克敦號 YORKTOWN）第一批包括十八架俯衝轟炸機，另外有十八架零式戰鬥機保護，牠們的波狀陣形為母艦上的戰鬥機衝散，打落了許多架飛機。」

可是有幾架俯衝轟炸機突破重圍，投彈逃去，同時一艘日本潛水艇放魚雷攻擊我方的

一艘航空母艦，却誤中了一艘驅逐艦，不幸沉沒。我方的一艘母艦亦被擊中，以致暫時不

能行駛，但不久，艦上的火已在控制中，不移時即能繼續進前，發出飛機。

「我方不久即發現日本的第四艘航空母艦的所在地，便用重磅炸彈，也命中起火。有一位飛行員說：『敵艦甲板上中彈三四處，已行起火，被炸時噴出黑白濃烟，無疑地我們已經炸中了油庫，在我們進攻的時候，母艦上的敵機企圖逃脫。一架敵機被炸從艦旁掉下，船尾上停着的二十多架飛機，也逃不出這劫數，掃斃着火。』

「第二隊美艦俯衝轟炸機，在敵方母艦着火時飛到，許多敵兵都在爭先恐後的乘上救生艇逃命。我方的飛行員敘說當時的情形：『我們飛的很低，艦上的砲樓，砲座，都看的非常清楚，顯然這是一隻金剛級的母艦，我投下炸彈，正中母艦中部右方的砲塔。我又看到在烟窗中間也中了彈，不久紅色的火舌噴上來，烈焰騰空而起。』

「有幾個飛行員相信，那烟窗中間落下的炸彈必已直達艦身。當天夜晚，三艘母艦仍在燃燒中，第四艘已受重傷，仍圖逃走，但爲我方潛水艇所瞥見，即向之發射三個魚雷，都已命中。

「第二天，六月五日，曾經嚴密的搜索，但未能找出三艘母艦的蹤跡。偵察機發現海面有兩塊油漬，特務艦隊的司令官經正式宣佈三艘母艦業已沉沒的消息。五日早晨，發現敵四艘母艦在燃燒中，仍向西北方面緩緩而行。下午又搜索了半天，竟找不到這隻母艦的蹤跡，因此判定它大致也沉沒了。戰役的第一期告一段落，日本艦隊的空軍勢力已全部毀滅。

「六月五日，日本的攻擊主力，散處在太平洋面，四散逃逸。第二天，六月六日，我們的特務艦隊發現兩隊日本戰艦，成列而行，有一艘軍艦上載有這艦隊的司令官，由一艘最上級八千五百噸的巡洋艦領隊，另外有一艘輕巡洋艦，和三艘驅逐艦，另外一隊包括兩艘巡洋艦，和兩艘驅逐艦。

「我們的航空母艦和轟炸機羣，同時進攻，向最上級的巡洋艦集中射擊，被轟炸的巡洋艦接連爆炸了四聲，接着一陣可怕的混亂，一位當時會向這巡洋艦投彈的飛行員敘述當時的情形：「黑烟冲天，大約有三千英尺高，炸聲直像晴天霹靂，炸的木石紛飛，激起波

浪，好比烟雨一樣。參加過這次戰役的飛行員都說，在第一次爆炸以後，破艦的四周蒸壓的一片人頭，日本的水兵都爭先逃命，爭奪救生用具，但大半溺死水中。「炸中了這艘重巡洋艦以後，美國的俯衝轟炸機又回頭來，轟炸其他的日本巡洋艦和驅逐艦，都中彈受重傷而去。」

X

X

X

戰事停止後，一部分敵艦駛回北方阿留申羣島附近。這些艦隊的海軍，和另外從運糧艦上來的日兵，佔領了吉斯卡和阿圖二小島，可是這二小島中，一個是絕無人煙，一個上面僅僅有很少數的印第安人居住。在軍事上既無重要性，也沒有設防，日本當然可以輕而易舉地佔領了。

9. 魚雷機第八中隊

Sidney L. Foxwell 著

何樹榮譯

中途島之役是空軍對海軍的決鬥  
結果英國的飛機幾乎消滅了日本艦  
隊。美機在那次戰役中的慘烈犧牲，  
造成了太平洋戰史上最輝煌的一頁。

「我亦十五架魚雷轟炸機擊落了敵人艦隊旗艦青洲海，不單任何護衛和保護，立時便傷發去襲擊敵人。雖然這十五架飛機上的無線電曾數次報告擊中敵艦，雖然我們知道敵人的戰鬥機會有被擊落者，但是這一中隊魚雷機，對敵艦隊所造成的損失總量，還是無法確知的。這十五架魚雷機裏面，沒有一架平安歸隊。這中隊的三十名官兵裏，只有一人生還，這個人就是藍少尉，(G. H. Gray)在他的飛機被擊落以前，他曾放射一個魚雷，擊中敵人的航空母艦。」

這是美國海軍部在第九十七號公報中，對於第八魚雷機中隊所作的簡短公告。如果沒有這位生還的青年軍官，世界關於這事所知道的，就要僅止於此了。當同伴們紛紛沉入海底的時候，命運之神把藍少尉撈起。他歸來後所講述的可歌可泣的英勇犧牲事蹟，足以載在青史，永垂不朽。

就軍事觀點說，第八魚雷機中隊的戰果雖是很重要的但非決定性的。是在中途島戰役的次晨，發生這次空襲，當日本艦隊仍然是很完整的。第一天戰鬥後，日本的艦隊往來觀



忽不定，我們的飛機曾經一度失掉目標。於再度發現目標後，第八中隊便不顧一切，冒絕大的危險，去進襲敵人的航空母艦，並擾亂敵艦的陣容，使我們的俯衝轟炸機，在數分鐘後得以猛烈轟炸。

第八魚雷標中隊這次戰役的重要性，不在它對敵人航空母艦所造成的戰果，而在於它完成任命的英武精神。一位老練的美國海軍飛機駕駛員，從全美各處網羅了一羣青年們，並向他們灌輸愛國的思想，藉使他們精誠團結。在極短的時期內，在一切不利的情況下，他完成了訓練這羣青年的工作。這羣美國青年是在昇平的社會裏，嬌生慣養的長大了。他們竟能應募入伍，甘冒戰爭的危險。並且當危險臨頭的時候，毫不畏縮地向前飛去，投入他們自知多半不能避免的死亡中！這篇故事鼓舞了全美人民，使之奮起。美國民族不乏英雄本色，美國抗戰必勝，這篇故事乃是一個有力的證明。

這羣美國青年的中隊長就是瓦爾莊海軍少校（Lieut. Commander Waldron）他待遇部下像待過子姪一樣，相互地他們也毫無保留的信仰他，服從他。他們常常說，別人還在

初級飛行的階段時，他們的隊長早已駕駛魚雷機了。他每次說：「不要不言不語的樂哈哈的坐在那裏養胖，要做點事」，他們立刻就操作起來。他命令他們在早晨飛行四小時，下午再飛行四小時，然後再值班四小時，他總是向他們曉諭，要用得他們的時候快來了，他們一定得趕緊準備。

戰爭爆發了。第八魚雷飛機中隊的首次作戰，還要在數月以後才能到來。但這時，每天在黎明和黃昏的時候，他們都聚集在航空母艦的預備室裏（預備室在甲板下面的艙裏——譯者）以防敵人到來。在下午，他們還都去聽講，用隨陣磨槍的辦法，再填補些戰術知識。他們準備好了，他們的飛機也準備好了，專等候着敵人。

六月三日黃昏的時候，我們的航空母艦在星斗滿天的太平洋上，蜿蜒作蛇行，離開了根據地，這樣地游弋了幾天。這時駕駛員都聚集在預備室裏，深知在這次航行中，將要見到戰事，即除長朝夕訓練準備的戰事。早晨巡邏機曾發現了一隊強大的日本艦隊，分五路向中途島駛來。查閱陸軍的空中保護自中途島出發予以襲擊，結果兩艘敵艦起火在燃燒中。

在預備室裏，隊長遞給駕駛員們一張複寫紙的進襲戰略，附有他個人的最後叮囑。

「再向大家講一句話。我覺得我們完全準備好了。我們訓練的時間太短促了，情形也太艱難了。但是我們已真正盡了一切可能的人事。我的確相信，在同樣的條件下，我們的成就是最大的。我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夠達到有利的戰略情勢。但是，如果戰況絕對不利，我也十二分地希望我們每個人都能盡最大的努力，粉碎敵人。如果祇剩一架飛機可以衝入敵陣，我也希望它衝入敵陣，而給敵人一個打擊。願上帝與我們同在。祝大家幸運凱旋，給敵人一個致命的打擊。」

六月四日晨三時三十分，第八魚雷機隊員又聚集在預備室裏了。要坐在那裏過一個焦急的早晨。當他們步入那間天花板低下和白色鐵牆圍繞的小屋時，他們的受過訓練的眼光向着一塊光亮的布幕望去，布幕的面積是三方呎，下面有電動打字機的裝置，這架打字機，把最後收到的消息，印在布幕上：「四架B-24式巡邏機乘着月色在午夜一時向敵人艦隊，作一次魚雷進攻。」這些青年駕駛員們坐在舒適的皮椅上，傘出他們的海上航空圖，

把黑板上面用粉筆寫的藍書的飛行指示，抄錄下來：航向、路程、速度、備見度、應點最近距離的陸地等等。在黎明以後，艦上宣佈安全了，他們也解散了去進早餐，如同往日一樣的嬉戲着。

晨八時，太陽出現在晴空裏，駕駛員們多半回到自己的牀位，剛剛躺下要在早餐後的小眠。忽然的，傳聲筒喊着：「注意！駕駛員即到預備室。」於是他們就緊張地跑到預備室，看見電動打字機的布幕上面印着新到的消息：「中途島今晨遭受日本飛機轟炸」。這時坐椅下面的抽屜，都沙沙的響起來了，滿屋呈現着一陣騷動，因為每個人都忙於拉開抽屜，取出鋼盔，航空眼鏡，手套，手槍和獵式小刀。隊長說過，在森林地帶強迫降落時，這把小刀是不可缺的用品。最後，他們把黑板上面的最後航空指示抄下。

忽然，電動打字機又開始打字。打完時，衆目睽睽的轉向布幕，逐字地細看這消息：「敵人的海軍在作戰距離內發現了，預料交戰時間在九時。」經過了毫無聲息的片刻停頓，打字機又開始印出下面的字句：「情況如下：」

這時一些鉛筆亂動，在紙上沙沙作響，是駕駛員們在作戰地圖上記載一切最後消息。一位駕駛員還屈身向前，對着另一位駕駛員作耳語：「祝你幸運！」同時也把手伸過來握他的手。忽然傳聲筒又喊着：「駕駛員立登飛機。」當他們都靜情情立起的時候，隊長對他們說：「我想，敵人可能改變他的進程。當你看見我的方向不對時，不要認爲我迷失了。你們跟隨我好了，我會把你們領到敵人面前。」然後他們不出一言地急速離開預備室，登梯爬到飛行甲板上邊去了。

這時飛機已經整齊的排列在甲板上了，機匠們正在忙碌，發動機放出軌軌高聲，掩蓋了他們在甲板上急走的嗒嗒步音。每架道格拉斯號飛機的機身下面，裝有一枚白尖的魚雷，駕駛員們慣稱之爲「泡菜」。他們一見這些「泡菜」，就一剎那間把日本人忘掉了，因爲以前從甲板上起飛的時候，永未在飛機的曳繩索掛帶過一隻活「泡菜」。他們坐在飛機內用手觸到舵柄的時候，時刻精念着的是他們載運的貨物，反而不盤算敵人了。九時十二分「潮人壘壘」的命令發出了，即刻發動機的吼聲響徹雲霄。信號兵相繼地揮旗送走了似

機隊，戰鬥機羣，和俯衝轟炸機羣。最後，第八魚雷機中隊也依照信號兵的指揮起飛。他們在空中集合以後，十五架魚雷飛機列成預定的陣形，兩架一組的排列着，最後的一組三架，中隊長前導，蓋少尉殿後，在距海面三百呎的空中向西南飛去。

平靜無事地飛行一小時以後，中隊長的語氣打破了無絲毫的沉寂：「有一架戰鬥機在我們後邊。」隊長所見到的，是一架巡邏機，在千呎的空中飛行着。它從旁飛過，好像不很注意似的。但是隊長和駕駛員們都曉得，它已向日本艦隊打了無線電警報，並且他們也曉得，在他們的面前，不久便會有一隊戰鬥機飛起迎戰。

依原方向又飛行一小時的光景，中隊長發現了兩道黑烟升入雲際，他便降到低空飛行，隊員們也都隨着下來。這時他們依照放射魚雷的高度向前怒吼着，掠海面而過。當他們突然飛到敵艦上空時，彷彿日本艦隊全體都擺在他們的眼前。共有航空母艦三艘，巡洋艦約六艘，驅逐艦約十艘，中間一艘航空母艦和一艘巡洋艦正在燃燒，這是目前空軍出擊的戰果。他們認明燃燒中的航空母艦是百老匯三號（Sober），據隊長的推測，這艘敵艦是

在駛離中途島，並且航空母艦所截的飛機，顯然是在加油和補充武器。他使用無線電向美國航空母艦報告敵艦的位置和實力。

然後，全隊官兵久候的戰鬥便開始了。敵艦上面的高射砲齊鳴，其他的砲也都噴出猛烈的砲彈。三十架的「零」式戰鬥機，早已在敵艦的高空盤旋着，待第八中隊機羣一到，即刻俯衝下來。但是隊長毫不顧及它們的下降，稍一傾側他的機翼做個信號，便令隊員們隨着前進，同時他並把油門打開。

當「零」式飛機向下俯衝時，第八中隊飛機後面的槍手們便開始射擊，造成可怖的機槍聲。這機槍聲時而被一陣陣更高的「零」式飛機的爆發聲所打斷。這時，他們到達了距離敵艦八英哩的地方，就是到達敵艦砲火射程以內了。

初次見到一架飛機落入水中時，隊長問後面坐位的無線電員：「那是一架「零」式飛機嗎？」無線電員沒有聽見，沒有回答，縱然回答，隊長也聽不見，隊長是忘記了以雅薩奇機內傳話機的機鈕，但是入水的飛機不是「零」式機，而是屬於第八中隊的魚雷機。

當第二架飛機落水的時候，蓋少尉後面座位上的無線電員對他說：「我們回去幫忙一下吧。」蓋少尉率操地說：「管他呢，我們有我們的任務。」忽然，隊長駕駛的飛機也中彈了，左面的油箱起火，他的飛機傾刻陷入火的圍圈中。蓋少尉曾見到隊長站起，想要跳出，但不幸沒有成功。波濤把他和無線電員都接去了！

敵艦發出的砲火，構成一道火牆，甚為可怕。砲彈打在飛機前面的海裏，水柱騰起，摩擦着飛機的腹部。高射砲火光和黑烟，翻漫着天空。第八中隊的魚雷機一架一架都墜入海中了。靠近蓋少尉的左側，有一架飛機；緊接在他的前面的，還有一架，他把自己的飛機的頭部降低，想要看一看它是哪一架飛機，可是，嗖的一聲，那機便不見了。他再向左一看，左側的飛機也已無影無蹤了，原來現在只剩蓋少尉這一架飛機了。隊長的希望「能夠達到有利的戰略情勢」終成泡影，「戰事情況絕對不利」已經到來，並且也「祇剩一架飛機可以衝敵陣了。」蓋少尉現在不復能記憶，當時隊長的遺言是否湧滿他的胸懷，但是他確曾見到隊長陣亡，他下了決心要衝入敵陣打擊敵人。



這時後面座位上的無線電員的語聲，經過機內傳話機，達到他的耳鼓內：「我受傷了。蓋少尉問他：『你的傷很重嗎？你能否行動？』沒有回答。於是他的目光離開海水，回頭看看：無線電員的頭已是癱軟的垂在椅背上——死去了。他正回身，左臂上都中了一彈。看到夾克袖上的小洞，便知道是敵人的機槍彈穿透了他的左臂。他把駕駛桿移到左手裏，這機右手空開了，可搗廢傷口，把衣袖撕裂，從傷口處拔出槍彈。他又覺得這粒子彈值得保存，他想把它送進夾克的口袋裏。但是保險腰帶，降落傘帶和救生圈繫住了衣袋口，於是他急忙將它含在口裏。

他逆轉方向舵，讓飛機滑行，他爲了躲避「零」式敵機。他仍然向着隊長指出的航空母艦直衝而去，這艘航空母艦急向有舷轉舵，讓船頭朝向進攻的飛機，這是爲了避免魚雷。蓋少尉駕駛機向右旋轉，向着船的右舷，對着距離船頭不遠的地方描準，一按魚雷放射機鈕。可是，沒有魚雷放出。這很顯然是，電動放射器已經有阻。這時他左臂受傷不能動作，便把駕駛桿夾在兩膝之間，然後右手運用救急槓桿，把魚雷放出。這時他僅距航空母艦

八百碼，且接近水面。他設法穩舵，避過艦上豎立的司令台，並勉強從艦橋上十呎的低處掃過。當他逼近飛行甲板時，日本水手帶四方逃避恐怕他的機墜下，他陡昇飛起，將欲轉回再襲敵艦時，四架戰鬥機向他俯衝而來。一粒爆炸子彈，炸掉了左面方向舵的踏板，於是他的傾側入水，約在越過敵人航空母艦四百碼處。

機身的迅速衝進，猝然緊閉了機頂蓬蓋，全機身在下沉着。他匆忙地揭開機頂蓬蓋，爬到機身上面；這時他聽到他放射的魚雷，正正聲中敵人的航空母艦，在爆炸。一個膠橡皮坐墊和一隻瀾氣的橡皮小船在他的身旁漂浮着。顯然，是日人的子彈打斷了繫它們的皮帶，使它們落水漂浮。恐怕敵機再下降掃射，他把坐墊蒙在頭上作為掩蔽。兩艘巡洋艦靠近他身邊駛過，一艘驅逐艦幾乎從他身上駛過。身穿白制服的水手們看見了他，都集到甲板旁邊用手指着他。但是他竟沒有過害。十分鐘以內，美國航空母艦上的轟炸機羣，已經因為接到瓦爾莊隊長的電告，便隨敵艦停着的海面來了。第一批機羣已經放完炸彈，第二批又已撲來。敵機完全陷入混亂狀態，艦上的航空兵，因為正在忙於向機上加油，也多

燒燬殆盡。轟炸機連續轟炸各艦兩小時之久，真以瀾瀾的打聲

這樣，第八中隊，雖然犧牲了全部的十五架飛機，和喪失了全體官兵的生命，僅只一人幸免於難，但是它氣塞第一次摧毀敵人的戰役中盡了它的責任。它阻止了敵艦上正在加油的飛機，不待驚險的飛機襲擊美國轟炸機。如果隊長不率領他忠貞的隊員，出其不意地突襲，則加油的敵艦就能從容地飛迴，戰局或者竟為之改觀。

次日黎明，未沉的敵艦開始逃去，祇是海面上留些殘骸損失實況的一片一片的浮油。

蓋少尉口渴時飲了些海水，以致精神不振，只得懶洋洋地在橡皮舟中漂浮着，他無力顧及燒傷很重的腿和子彈穿透的胳膊。六時二十分，一架四引擎式的巡邏水上巨型機下降偵察。在看見蓋少尉時，駕駛員向他招了一下手，仍然繼續向前飛去。少尉沒有燥急，沒有忿怒。他知道這架飛機負有使命，尚未完成。下午二時三十分，運水工飛機轉回了，將他從海上救起，送到中途島的醫院就醫。

# 太平洋戰爭速寫

(第一集)

定價拾圓

編輯者：時與潮社編輯部

校閱者：孫晉三

發行者：時與潮社

重慶沙坪壩正街一六二號

印刷者：時與潮社印刷所

重慶小龍坎山上

代售者：全國各大書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八日初版

# 59  
640473



\$10.00